

健

尼著

夜

前

十二月二十八日

我從青甯村回來了。

船駛入港口時，天色已迫近黃昏。靠在船欄上，一種快抵目的地的熱望催緊着我。C埠沿海一帶的夕景，像電影中的風景片，一幕幕的迫近前來，又移向後去。遠遠夜市的燈光，愈漸添多。送來萬種煩熱，海面上却冰冷冷的。搭客們開始從艙底鑽出來，迎着吹嘯而來的海風，縮瑟的抖着。

沿岸燈光點點，倒影在深藍色的海水畫着蜿蜒的曲線。

汽笛瀟瀟的叫了幾聲，我重新把精神振作起來，雖然今天水陸跋涉一天，四肢已經疲乏無力。這時我能聽見那遠在碼頭上汽車馳騁嗚吼的聲音，我內心起了一陣歡呼：『啊，我回來了，幾月來不見的C埠，我回來了，投到這都市的懷裏來了。』

我如一個遠方歸來的遊子第一次望見故鄉一般的喜悅——但這裡不是我的故鄉，我的故鄉是遠在千里的海外，那里沒有一個我的親人。我已多年不回去了。我隻身寄居異地，過着這種散漫的，沒有目的意識的生活。我在C埠住久了，這裏的言語，風俗習慣，我都過得慣熟了。這裡還留着許多我憶念的友情。她們和我相親，有如姊妹似的。她們常是繫在我生活的邊緣。我問自己，我離開她們這幾個月中，有沒有把她們忘却？

船身徐徐轉向碼頭去。搭客們愈形雜沓，我引着我的小旅伴維竹，退到後邊

甲板上，這裏留下一個空位給我們站。

維竹這孩子忽然指着前面叫道：『唔，葦姊，這裏看得見戲院尖頂上的電燈啦，你看呀！』

我緊緊挽住他的小手，心裏只覺一團喜熱，不知說甚話來好。

十二月二十九日

我暫留在維竹家裏。維竹的家人很厚意的接待我。但我只感多方不快，因為別人的厚意，在自己常是煩纏的麻絲。維竹的母親還以為我是怎樣的教導維竹，改造一個乖覺的新孩子回來了。其實她老人家如果看見我和維竹是怎樣無拘束的玩着時，她一定要這樣想：『這壞先生把我的孩子教壞了。』

我住在這院後一間房子。對面還有兩間頗大的空房子，都沒有住人。周圍陰涼的如浸着一潭止水。冷風噓着窗格上的破紙，別別的發響，發顫。我愛這冬天

的小院落，站在窗口，可以望見對面那座矮牆壁，剝落的灰土，露出幾角紅磚痕，綠藤絲從牆頭垂下來。牆脚那株龍眼樹，黃葉正在無言的自落。一種蕭疏靜沈的氣象，統轄了這一切。就是靠左那口石欄的井，也顯得一點古怪似的。

她們都不慣於院後的冷寞，所以才搬到院前去，而我却獨喜這周圍的冷靜。我不喜歡她們來和我參雜。她們問我：『你一個人睡在這裡不害怕嗎？』我不覺好笑起來。

在我窗外，南天竹高高的挺立着。風來時，竹葉搖曳，滴滴作響，有如大點的雨灑在荷葉上。昨夜我有兩次探頭到窗外去看，因為我以為真的下起雨來了。

早晨第一班的早車從屋後一條鐵路上經過時，我使醒來了。我把房子巡視了一周，暗暗對自己說，『你已經不是睡在青甯村那祠堂後的暗房裏了。』

從半掩的窗外，侵晨的陽光沈默的透進來，被綽約的竹影篩一半在窗門上。早車帶着一陣吼聲響過後，一切復歸寂然，正如房裏封鎖着的塵埃一樣。有時，

我彷彿聽見前院漏出一二段幽微的語聲，待要仔細聽時，什麼聲息都沒有了。

我如被幽禁着一樣，外面的市聲永遠不能傳進來。我聽見的只有窗外的蕭聲，和我自己顫顫筋的膊動。我呼吸的是這寒冬的氣息，沒有一點溫意。

一翻身從床上跳起——哦，我再不能像幽人的隱在這裏，去！去！到都市的社會找生活的熱味去！

十二月二十九日傍晚

午後一個人沿着馬路上走着。天氣不寒不暖，南風流漾着潮濕的氣息。灑水車從身邊經過，把地上的灰塵吸住，像灑過一陣不經意的微雨似的。

迎面是淡淡的斜陽光。我覺得迷倦，眯着眼睛，避免尖芒的刺射。前面樓屋，遠遠望去，朦朧中畫着迷離的輪廓，像汽體般的在過午的光霧中蒸騰。塵道上濕潤着水汽，反射了一片回光，顧長的人影，這裏，那裏，交橫着。有些行

人的臉孔，雖都不與我相識，但却似會看得面熟的，當他們拿探問的眼光落在我臉上時，好像是說：『我們好久不見你在路上走了。』

馬路上的一切似乎都沒有什麼變更，百貨商店照舊在唱着留聲機，汽車照舊在嗚嗚的捲着灰塵，戲院門口照舊擠滿一堆人……再去那段未築完的馬路，工人們照舊在那里掘土，運土車，槌石子……記得以前我離去時正當夏末，如今重來，又是冬殘時候了。

坐着公共汽車去找瑩，誰料她們已於一星期前遷居。館主婦只告我一個不甚詳細的住址。我掃了興子回來，一路上，我盼望會遇見她們，但是一直回到屋裏，連一個熟人也沒有碰到。

十二月三十日

今天和昨天一樣均潮濕，太陽藏在濃濕的雲深處，遠遠虎尾山一帶，白霧與

低空相接。公園裏的音樂正在奏着，嫋嫋的音波由黏膩的空氣中發散出來，像含有水分似的。我正在凝神的聽，突然有個聲音在遠後叫着：

『葦！葦！』

我四下一望，見是瑩，菲，蕙，都在向我招手。

我歡呼一聲，向她們走去。我的心裏在這一剎刺激着不可分說的快樂。

『瑩歡喜的叫着說：『我們剛談及你，誰知你回來了。』』

我回答她的是個更緊的握手。我想告訴她我昨天去找她不在；但終於沒有說出。此刻的沉默比任何言語還要緊切。……

在蕙的身邊，有兩個我不認識的男子，我覺得他們四隻眼睛都集中在我的臉上。

我低低的問菲道：『那兩個是什麼人？』

『你問蕙去。』

蕙似乎聽見了。走過來，指着他們對我說：

『我替你們介紹罷：郭大淋，本埠詩人之一，鄭嘯秋，本埠戀愛小說專家。這兩位在一個月前我纔認得，現在一個要爲我寫詩，一個要拿我去做小說裏的主人翁。』

不管那兩個臉子已經很難爲情，蕙仍舊惡諷的說下去：

『葦，你看他倆是多麼漂亮呀，我在準備他們來做我的候補愛人！……』

蕙自己縱聲笑了。但我知道：蕙不是用一個「笑」的心情在說話的。

『不要拿我們開玩笑吧，』那個年紀較輕的詩人沮喪的說，『你拿我們洩氣，在我們不算什麼，只是你自己倒先吃虧了。你是一個女子，一個女子就不得像男子那樣……』

『什麼！』蕙搶着說，『有什麼不得像？一個女子……』

『是，一個女子就惡魔不得……』

『呸！有什麼惡魔不得！你一個男子，一個男子就得輕視我們女子嗎！』

『不，我不是輕視你們女子，我的意思是：在目前婦女解放還沒……』

『好了！好了！我不聽你了！』蕙惱怒的叫着：『你詩人！最好是做詩去吧，我們是不聽你演講什麼婦女解放！』

『罷罷！也用不着這樣生氣，』詩人靦怯的倒低了頭。

我以旁觀的眼睛瞧着這一對男女的舌戰，不攪入一句話。這時蕙眼睛撩亂的四顧，向我走來，不安的挽着我的手。

頃刻間，我記起了鑿給我的信中曾有這樣的一段關於蕙的話：『……蕙自從受這番刺戟，像隻受傷的獸，無可遏止的狂吼，仇恨在她心中發燒，一刻也沒有滅止。她之恨，正如她之愛一樣的過烈。所以當她還未及反噬時，她自己已先中傷……』我想，一個人爲什麼要被壓服於無望的情感之下，爲什麼不能丟棄牠，像不會存在過昨日一分鐘似的？……

大家沿下園徑走去，瑩挨近蕙說：

『蕙，何苦這樣氣惱呢，你只是挖苦你自己！』

『我不解這是苦是辣，我都如此咽下去了。』蕙的聲調變得弱了：『我知道人家會在背後譏評我，就是我自己也在詛咒自己，但我沒法收斂。我是一邊在後悔，一邊却不能自己的繼續下去。』

『但這是不好的，蕙，我很替你擔憂。』

瑩惘然說，從眼角瞟了我一眼，好像疑訝我的沉默。但我沒有句話好說，因為我不會替她擔憂，在我這里沒有虛偽的同情。

『替我擔憂嗎？』蕙說，『我自己也覺得到呢，我這樣是極無謂的。……譬如

我一邊在喝酒，一邊會想到醉不是怎樣痛快的一回事，同時也會覺得酒精像着火般的燃燒着我的喉嚨，心臟。我詛咒牠，但仍舊是一杯一杯的不停。一到醉了時候，我又詛咒「醉」，我很清楚的知道：我是醉了，也知道醉裏都是極無謂極可

笑的，可是我壓制不住醉後的言語和狂態，「惡鬼」無時不在我的心中作祟——」
『像你這樣，』我切斷她說，『要說你是在向他人復仇，不如說是在暴棄自己！』

蕙惻然垂下眼，更緊的挽住我，在這一剎，我知道我的話是刺到她心靈的痛處了。

她默一會又說道：『我自己也曾對自己說，這是不會有什麼好處的，一個人爲什麼要自陷於苦痛？爲什麼不能自拔？當你在氣恨別人時，你的神經抽搐着報復的惡恨，在對方還是不關痛癢的，而你的靈魂已因震怒而受傷……所以，我恨，我詛咒，我不拿什麼理由向自己解嘲，我知道，這不過是個人發出的一時感慨而已。只是我一聽是他們男子的聲音，我便氣恨，是的，我的確是在氣恨，氣恨變成我對待他們的習慣性，而且似乎是我應有的權利。我只想如何去擺弄他們，針刺他們，來滿足我的仇恨，而這仇恨也無時不在挖苦我——』

『所以，蕙，你是更加失敗了！』

蕙慘笑着。

『你的仇恨是怎樣的一種心理。你自己已經分析得很明白，』我接着說，『那末，蕙，你不難想法子擺脫牠，你既然曉得這一些都是極無謂的。』

『正是爲這個！』蕙懊喪的叫道：『我實在沒法子擺脫，譬如晚上睡不着的時候，我對自己說了一百次的：「睡罷，不要再想牠了，」但是無效，「回憶」違背了我的意志，攪擾我一夜的精神。我轉側着疲乏到極點的四肢，我不知如何才能自救，是的，我是完全失敗了！』

蕙感觸到什麼似的，向前猛進了幾步。她的鞋跟釘踏在抹灰的圍徑上，響着沈重的步音。我和鑿也加緊了步伐。菲在背後跟着，俯着頭若載有一腔心事似的。我們把那兩個遠遠的落在後面男子遺忘了。

蕙忽又轉回身來，發惱的叫道：『咳！我自己要先回去了——』

『讓我們一道罷，』菲跟後叫着。

『好，』蕙挽了菲的手，又回頭來對我和瑩說：『不要跟我們來，你們倆是難得今天才相見的。』

『蕙，願你今晚不喝酒，』瑩懇切的說。

『我聽從你，瑩。』

和瑩在一株相思樹下站着，望着蕙和菲的雙影在樹蔭裏遠了。那兩個男子依然在她們的背後跟着。

瑩嘆口氣說：『誰料那樣剛強的蕙，也會變得這樣兒！』

我緘默着。在這一剎兒我正想到別的事情上去。我不喜再談及蕙。

直到園裏的電燈一齊放光，我們離開公園，我不會和瑩再談起一句關於蕙的

話。

十二月三十一日

葦很早來找我。我和她到附近海濱去走走。太陽由雲罅裏瀉下，海面上一片波光瀲灩，如萬點魚鱗片似的。

葦牽着我的手，同一個孩子似的親着我說道：『葦，假如你是個男子，我第一便愛你。』

『爲什麼？』

『因爲你叫我喜歡，叫我時時懷念，不知道是你的什麼在作怪，我想忘却你竟是不可能的事。你是那樣堅強，那樣沈着，像其他強而有力的男子一樣。』

『現在因爲我不是個男子，你便減少對我的愛嗎？因爲我在生理上缺少男子應有的條件，你便不能愛我而感覺滿足嗎？』

她俯在我的臂上，格格的笑：『不是那樣的意思，葦，你的話叫人不能回答你。』

瑩在年齡上只少我兩歲，但她是這樣的鮮妍，這樣的天真可愛。

我又聽她在問：『瑩，假如有個男子用他的全生命來愛你，那末，你想，你能夠被他所動嗎？』

我笑了。『當然這要看對方的人怎樣來決定，傻孩子，這也用得到問嗎？』她眼定定地注視我，像在呆想什麼。

我又說：『你想我是那樣容易被挑動嗎？』

『不，不是那樣的意思，我是說，我是說……』

『說什麼，說罷。』

『咳，給你講明罷——我們的朋友中有一個人愛你，你猜得到他嗎，他……』

『唔？』

『他對我們誰都說過，他是怎樣的愛你，他是壓制不過他心頭的苦悶。他又』

要我幫助他，要求我向你代表白他的心。我看他的眼淚，便答應他了。因為我曾
在同情他，他是真率而且熱情的。他寫了許多詩。最近才在報紙上發表，都是爲
你一人寫的，你知道嗎，葦？」

「我知道的。」

「你知道？那末你當然也知道他是怎樣地愛你啦。」

「是的，」我徐徐的答出：「我在青甯的時候，他也寫過許多信給我，最初
我曾覆他一封，到後來我便不再回覆他了。」

「不覆他？怎麼來着？」

「因為我在他給我的第二封信上，發現了他的「愛」，同時也發現了我自己
的「不愛」。」

「你對他不愛嗎？……呀，什麼都完了，我還有什麼好說……但是，葦，你
照舊可以寫信給他，這是你對於那已失望的人應有的一種同情心，也是給他的一

種安慰。」

『我不喜歡這樣做。』

『這很容易辦到的，對於你一點也不難，只要你願意拿起筆來……』

『我不能這樣做！』我切斷她，『因為我不能欺騙我自己，並且也欺騙他！』

『但是，由憐憫發出來的欺騙，總是可感人的，』瑩說時眼低下，『你忽略了他的眼淚，他的誠心，我一個第三者也覺替他可憐。』

我截然說道：『如果你的可憐無助於他，我以為，你還是救回你的同情吧！一個人每喜歡把自己的悲哀普遍化，想得一點同情的回響，而同情恰恰把他的悲哀重新挑撥起火種。』

瑩怯怯的拿起眼來，我瞧她的臉上有一種惑亂的表情。

她說：『你的話怎麼說的？同情是無助的嗎？自然，我什麼也不能救助他，因為我不是你……』

『那末，如果你是我時，你便能救助他？你的意思是不是這樣？』
『那也不好這樣……』

她發窘的望着我。我等待她回答。

『我不曉得怎樣回答你，葦，因為我不能測度我自己那時的心情。』

我笑出聲來，葦的兩頰暈紅了。

最後我說：『好了，不要再談牠了，我們找葦去罷。』

午後同葦三人到虎尾山去。我們暢樂的把半個下午玩過去了。

在葦那里吃了晚餐，回來，遠處鐘樓的鐘聲正敲着九點。

維竹迎着我，告訴我說有一個男人來找我。等了半天才去。我立刻猜出他是

文岑。

棹上有一張留字，果然是文岑的：

『從早晨十點來，一直到此刻黃昏，連午餐也遺失在這里了。我懷着滿腔熱望只想見你一面，』

現在只好帶着冷卻的懶慢回去。明天見，請不要再給我失望！」

一月一日

從公園早步回來，文岑已在房裏等我。

他從椅上跳起來，說不盡的喜悅。我和他握手。我聞到他頭上發散出一股髮

油香

他穿着嶄齊的珊瑚色洋裝，胸脯和袖口漏出雪白的襯衫，腳下的黑皮鞋刷整得和頭髮一般的發亮。臉兒較前蒼白，另有一種靡弱的病態美，我知道他今天很費些工夫去修飾那頭臉，但我一看着那平板得如圖案似的容鬚，聞着那刺鼻的髮油香，心裏倒感着一種不快。

他嘴裏嚼着一片科科糖說道：

『你幾時回來的，怎麼不通知我一聲。昨天等了 you 一天，今天趕早就來了，

「很怕再遇不着你。」

「苦了你，文岑。」

他微笑。

「前兩天，我還寄給你一封掛號信，這是白費了，我想。」

「掛號信？有什麼緊要事情不是？」

「沒有什麼，」他猶疑的望着我：「不過我好久不接到你的信，恐怕內地的

郵差把我的信誤了呢。」

「不，你的信我都接到了。」

「都接到麼？」他眼裏含着恐怖。『爲什麼你都不覆我呢！爲什麼？』

立刻我感到他這時心裏的難過。

「我不是覆過你一封嗎？你忘記了？」

「我記得，但是以幾呢？」

『以後的信和以前的可不都一樣。我讀你第一封信時，我早就明瞭你所要說的是什麼。我在覆你的那封信中，不是也把我的意思說明過嗎？前後都沒有什麼分別，自然你早就當明白了，何必我多嘴囉。』

他俯視地板不言。我把一雙沾濕了露水的布鞋脫下，換上了拖鞋。

過了一會，他在嘴裏微語道：『我知道我有寫信給你的義務，却沒有得你回信的權利。』

他的臉懷喪的垂着，眉頭可笑的繃着。他像要在我的面前顯示他的悲哀。

『不要這樣頹喪，文岑，振作一點，什麼事都不值得你這樣啊。』

他抬起頭來，撩亂的說：『是的，什麼都不值得。只是，只是我爲了你，爲了你啊！』

『爲了我？這是更不值得的。』

『我不曉得。我只知道，我爲了你，才這樣頹喪的，現在也只有你能使我重

新振作。』

『爲什麼單說爲了我？我們這樣還不好嗎？你還祈望些什麼？是不是要我只做你愛的專利，才算是滿足了慾望呢？』

他不答，臉陰暗的。

過了一會，他欠伸着站起來，走近我的身邊：

『葦，你生氣了嗎？我聽你了，讓我們重新做朋友罷。』

『也用不着說「重新做」，我們過去一樣也是朋友。』

我把手讓他握着，他雖在微笑，眼裏却有一種不定的神氣。

『今天光華戲院開映「浮士德」，這是部很好的片子，下午我們一同去看，好嗎？』

『好的。』

他登時快樂的聳聳肩，嘴裏喃喃道：『這部歌德的巨著，是不可不看的……』

一月四日

前幾天，我在青甯村一間小學裏，過着紛筆與黑板的生活。時間從我身邊過去，一分一寸都顯得異常遲滯似的。我開始厭倦這種平凡的單調的過日了。我渴念着城市熱烈的生活味，這正如一個在黑暗的雪簷下熬凍的守夜人，在期待着達旦的旭日。但是，爲生活的緣故，我熬忍着，因爲一個人不能空饑着肚子做「現實的夢」。我不願去過依求扶助的生活，我獨立着在，我有兩隻矯健的腳，支柱着自己，不會打跌，不覺疲乏，一直到現在。雖在雪簷下守夜，並不是怎樣可樂爲的一回事，却也不因此而退怯。我不羨慕人家有烘熱的火爐烤火，但當我看見那在火爐畔發光的幸福的臉，我却惡恨着。雖在另一個時間，也有另一種人要來惡恨我。

在我的講台下，是數十個「嗷嗷待哺」的小學生。此中大多數是這鎮裏豪紳

們的子姪，至於貧農家的孩子，都少有讀書的可能。似乎他們從沒有那種幸運，也沒有那種需要；——需要的是這些預備繼承父業的少爺，預備「衣錦榮歸」的未來南洋客，預備做奶奶太太的姑娘小姐。學校的經費雖說是由幾個校董分支，其實還不是間接從農民敲榨出來的苛捐雜稅嗎？我們的校長葉瑪利，是個基督教徒，我時常聽見她在講台上尖聲的說教，她說她是怎樣的在做偉大的犧牲，怎樣的在努力鄉村教育，不管我聽了已經忍受不住脊髓裏的冷瘡。

我有時簡直想對我的「低尼」們這樣說：『算了罷，我並不在關心你們的學問，爲了我明天還要吃飯，我纔做了你們的教書匠！還有，我間接從農民血汗中取了一個月二十五塊的教薪，這也用不着解釋，爲的是你們這些小妖孽！你們這些小妖孽要用學問去換一注財產！』

一個人爲什麼要工作他不願意的工作呢？我這樣的疑問自己，爲什麼我不可
以不要？我明明知道，我這樣忙忙碌碌的，爲的除了一己的吃飯睡眠外，再沒有

別的目的在推移我前進，而我却一樣要把生活支持下去；在生活苛酷的鞭下，我做了牠的奴隸，一刻也不能怠緩，一刻也不能停頓。這種日子空拋過去，是一點也沒有意義；然而在許多經歷中，我終於發見不到一件心願的作爲。以前這樣，現在這樣，以後也要這樣嗎？啊，不能，我再也熬忍不下去了！我固不願苟安偷生，我更憎恨那懶惰的油膩的個人享樂，我需要一種作爲，一種作爲來充實我生活的破缺。

葉瑪利掛着一副近視眼鏡，手提着聖經，同宣教師似的，不時在學生面前講道理。有一次，她竟來找我說教；上帝替她生下一口好嘴舌，却不生下一對好眼睛給她，她以爲我是會給她說服了的。她把聖經放在我的棹上，向我攀談起來。我等她正談得起勁時，才顯出十分掃興的，把她的話岔開了。她只瞧我一下，若沒有覺得似的，繼續她冗長的說話。於是我再也忍耐不住，一聲不響走開了，落她一個人在那里；她的話自然也無可收局的中斷了。我感得出她在這一刻是怎樣

的難過。但我對這難過却沒有一絲憐憫。從此後，當她向學生提到上帝時，她屢次用她的近視眼偷瞞我。她的臉可恥的蒼白着。我憎惡她。

每天晚上，她要於臨睡之前祈禱一回。她和我的房只隔一片薄板，我能聽見她自私的祈禱詞，那刺擾着我，就像那潛鑽到帳內來嗡嗡擾人的蚊子。

現在是深夜了，『感謝上帝，』我可以不再聽見刺耳的祈禱聲了。

月七日

我過去的生命有一個大劫——四年前，我的故鄉被所謂革命軍隊攻入，燬劫淫殺，一個和平的鄉鎮，頃刻間變成血肉與煙火……我拿到一支手槍，向重圍逃出來，途中，我殺死一個向我追趕來的敵人，藏身於一個黑暗的洞井裏。兩晝夜我只能望見頭上一小洞的天，外面槍聲時時，我忘記飢餓，忘記恐懼，生命在這時，如在一線懸搖之間。等槍聲平息，我鑽出身來，找見我父親的屍身，只有一

團血。他和其他死者一樣，死在「皮帶」們的慘殺之下。我看着橫陳的死屍，聽着四處的號哭聲，憤怒把我的呼吸窒住了。

我的神經像着了火一樣。就從那時起我離開故鄉。

我漂流海外，在這現實的過程中，我一樣的感到飢餓，壓迫，欺詐；但我不絕望，不悲哀，不萎縮，因為這些只會辱傷我自己。我對自己說，在死神臨近的前一刻鐘，我還不屈服，還不絕望，還要作最後僅有的掙扎！

一月十七日

我們從珈琲館出來的時候，街上早已是黃昏燈火了。

馬路上被風掃遍了塵埃。瑩把頭頸縮在衣領裏，只說她有點發寒，便坐着洋車先自回去了。

剩着文岑和我兩個。

我說：「風吹得很大，文岑，你也應當回去了。」

文岑像不聽見似的，默默地在後面。

轉了一個灣，風勢稍為平靜。我又說道：

「你喝了不少的酒，不好再在路上搨風，聽我說，你還是早一點回去吧。」

他躊躇着：「不……」又慢慢地靠近我的身邊。

「葦！」

「啥？」

「我想回家去了，我家裏來了兩封快信催我回去……」

「回去也好，換一換家鄉空氣。」

「但我又是拿不定主意，回去呢，還是不回去？告訴我，葦，我要怎麼才好？我要聽你替我決定，我是不願意離開這裏，一點也不願意，我不知道什麼會

使我這樣依戀——」

『不要這樣猶豫不定，如果你覺得你是必要回去時，就請你不要再說什麼依戀！』

『但是，我，唉，我一想起一兩天後就要離開你，便什麼都失掉勇氣，我也不敢相信我自己的決心了！葦，你不在我身邊的時候，我的苦腦一分一刻也感覺得出；但一看見你，我的心依然是不好過，你無時不在叫我心痛！葦，當你快意的放聲笑時，你能知道一個人在這時候心裏感覺的是些什麼嗎？』

我不答他。——是的，我知道的。

『你叫我不依戀，好，我聽你，明天，我就走了。雖然只有一日夜的旅程，但我感覺得比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的罪人還要苦難，……葦，你對這樣的一個人，一點也不可憐嗎？』

『請你不要再向我提到你的痛苦罷，一個人爲什麼要自己去找得煩惱，纔來求人家的可憐呢！』

『唉，你不懂我的心……我是制不住我自己吓，華，我什麼也不知道，什麼也不知道，我知道的是——我愛你……』

他瑟縮一下，他的聲音在風中發抖。

『現在我再請你不要提到愛罷！』我斷然的說：『你忘記你說過的話了，你不是說要我做你的朋友嗎？你不是嗎？現在呢？』

他敗灰着臉。

『現在，你又變卦了？』文岑，振作一點，不要作那些無謂的煩惱。

『我不煩惱了。』他慢吞吞的說。又脫氣似的頓一頓，『可是，現在你能夠答應我，明天和我一同走，我們做一次短時間的旅行？看看我故鄉的山水，那是很不壞的。倘若我的母親看見你，她一定會非常歡喜……』

我搖搖頭，他的話中斷了。

『這樣的旅行，我是拿不出興緻來了，文岑，我不能夠！』

迎面吹來一陣削骨的冷風，地面揚起一片塵霧。文岑的領巾被風吹到背後去了，他像沒有感覺似的，兩眼失神地望着前面。

我一個個停車站停住了。

『完了，完了，』文岑在微語着，『倘若我會從此死了心，我便永遠不再想回來了。唉，上帝……就這樣了嗎？就這樣離開了嗎？難道今天就是最後一次的握別嗎？……』

他伸出手來把我緊握着。

突然的，一種反對男性低能的悲哀的憎惡之感，在我的心中萌生起來：——他，好端端的不走他的路，却扯些無聊的傷感話來刺傷他自己的心，還想去感動一個女性的同情，那些話，誰能相信是出自一個男子的嘴裏——一個青年男子在這樣的情形之下，說些兒女情的話，至少他自己要感到一種內愧，但是，他，文岑，倒好像有意要在我的面前顯示他的悲哀。這是什麼呢？

「文岑！」我高聲叫道：「我幾次都聽你在說「最後」，你知道你給我的信裏也說過不少次的「最後」，但你的所謂「最後」，既不是最後一次，自然，也不是最初一次。」

「鳴」的一聲，一輛公共汽車駛近前來。

「車來了，」我接緊着說，「我要和牠去了。你也應當回去了。我知道，你此刻感到的是一種醉後悽涼的心情，你會想我是怎樣殘酷地在摧折你的心……好了，你去吧。但願你從故鄉回來時，帶一個健全的精神來給我看！」

文岑帶着詭異的懷喪瞧着我。我跳上車。

車轉灣時，我從車窗外看見他還是遠遠的站着不動。

一月二十一日

昨夜來我這裡睡。我們擁着被談一夜話。深夜的語聲愈幽微，也愈沈靜。

瑩談起『愛』來，話更多了。當我倦極欲睡，答語已起模糊時，她還是絮絮不休，似乎壓制不下她心頭的興奮。

她說了蕙，又說她自己，憊歎的說起她初戀的情景，像小孩子重述一段珍奇的故事似的；雖然這故事并不怎樣顯得珍奇，在普通小說裏面，都很容易寫得這一類的情節。

愛情！許多人把愛情看得如天鵝絨一般的夢。——有的人是因爲掙扎飢餓，沒時間去想到愛情，有的人是吃飽了飯，一邊抽着煙一邊在腦裏描畫牠，費盡構思；如何咀嚼這一段青春的歡樂，如何結構這一段情節的神妙，如何震動這心靈的陶醉，有時還會慷慨太平凡，而暗中希望一點有刺激味的失戀的事。失戀了是多麼詩意！到那時他們又會淚涔涔的自以爲是世上最可憐不幸的人，他們不想到在他們的周圍還有另一種人，連空想的時間也沒有的。

人間的把戲似乎專爲這一班要賣弄愛情的人而演。蕙便是這裏面的一個。而

這些把戲給我看到的——所謂夢，不是你想像的那樣甜美，神祕，只剎那間，夢破，現實接到，便意外的增給你以不少的苦，辣。

我是好久以來不演這套把戲了，現在，招我上台的是文岑，但我不動，我是羞於扮演這浪漫的角色！我記得，三年前的一天，我第一次被一個男子把手兒拿到唇邊去，我全心身都生起從未有過的顫慄，而今他和我是背道而馳，在這茫茫的人羣悄沒去了。他的名字，他舊日的印象，我都能一一記得，但我却同忘却一般的不會再提及他了。

我也相信，在我這樣的年齡，在我這樣的環境，我一樣的感到我生活的慾望裏有一處破缺的空虛，像在那裏我曾失掉了什麼，又像在那裏有我未獲得的什麼，但也不是拿什麼都可以彌補的空虛！我認定，在這個時代，在我這個階級，愛情不僅只是個人的享樂，還有牠更大的意義！

我問我自己，爲什麼一定要愛？爲什麼不能不愛？爲什麼沒有牠生活便失掉

意味——董仇恨着在想報復；瑩瑩迴於舊日的夢憔悴了；文岑在寫着抒情詩，連頭也抬不起來；還有的人在藉酒澆愁，有的人在飲泣埋恨，他們爲的都是愛情。呀，愛情！究竟這是給生活以生氣，或是給生活以蒙晦？抑或只是把戲一場？在電影戲院裏，我聽見他們說：『這是一幕愛情的悲劇，』我看了，却一點不覺得動情；雖在過去一個時候，這一些也曾拿了我以不少的眼淚，但我確信那時我是被欺騙了。文岑說他讀了少年維持之煩惱，不知掬了多少眼淚；我讀了，不僅不覺怎樣，甚至書中主人翁在那里煩惱時，我還覺得有點滑稽感。——我看見文岑含意的向我走來，嘴裏念着：

青年男子誰個不善鐘情？

妙齡女郎誰個不善憐春？

這是我們人性中之至聖至神；

啊：怎麼從此中有慘痛飛進？

我笑了，這不過是把戲登場的「開場白」，在文岑以為可以拿來打動我的感情，十分相信感情的力量，却不知那個人在這時已起了反感。我想對他說，「你對我施用的技術錯了，可憐的人！」

一月二十五日

讀到文岑從他故鄉寄來的信，才記起他回去已快要一星期了。

信這樣寫着：

『我說過的，我是一刻不能離開你，只是如此苦痛的纏綿，使我也一刻不能熬忍下去。我在你之前，你如千斤重錘的壓在我心的最深處。如今，我雖為你割心離去，而這離後的悲悵仍然再爲了你，我無法制止我內心的矛盾。啊，我不知何處去避開我的愛情與懊惱！』

『兩日夜長途的跋涉，只我一人獨自！我聽着搗心的車聲，聽着車窗外的風』

聲，聽着夜潮打着船緣的泊聲，這些聲音無時不在帶我離遠你。我感着莫名的悽涼。

『回來了，兩年來不見的故鄉，應當是如何的歡欣才是——我的家庭是個和樂的家庭，家人們很快樂的和我相親，但我想着你，我只覺得寂寞。』

『今夜我的母親很焦愁的向我提起婚姻問題，我又記掛起你，我不知怎樣對付她。』

『葦，我一心只等着你，無論到什麼時候，我相信你終會有愛我的一天，因為我此心是虔誠的。』

『我家有一座很大的莊園。每當黃昏我在那里散步的時候，我會理想我將如何幸福的和你有未來的快樂的家庭，那由繁華的都市倦了歸來的我們，又將如何安樂的找到了休息。』

『葦，我已成爲你愛的虜俘，我將再做你永世的忠僕！』

『我希望會很快回到你那邊。』

我把信火化了。桃色的信箋頃刻間化成一陣火煙，我望着那最後一點火星燃盡，一團冷息的紙灰剩在桌腳下。——誰說文岑是虔誠的，聽他自己的道白，便看出他精神是病了，……什麼結婚，什麼家庭，什麼幸福……唉，什麼的一種觀念！文岑錯了，又錯了！這些技術施用到我，只有無助的失敗了！『結婚』鈎鈎得住我嗎？『幸福』餌誘得住我嗎？『家庭』籠絡得住我嗎？

一月二十七日

我於昨天搬到外面來住了。

是一間不大的樓房，空氣光線都很好。站在這樓頭，便能望見附近公園的邊景。雖然一個月要多四塊錢的房租，我還是十分快意。

雖然維竹的家人會好意的挽留我，而我依然感着寄人翼下的多種不便。現在

搬出來不是更好嗎？今天的天氣是這樣明媚，我呼吸的是這樓頭生動的活氣。

房主婦是個和順的老婦人，我一日三餐都是她弄來的。她只有一個女兒，和我一樣的年紀，駝了背，看來彷彿孩子般的大。

每天早上，我到公園去散步一回。

日子是這樣悠長啊。

一月二十八日

我不願誰隸屬於我；當然的，也不願我隸屬於誰，誰也不能從我這里拿到此種的權利。

我聽着傷感的聲音，并不被感動；聽着那一味馴服地說着愚誠話的人，心裏反起了一種蔑恨。

文岑得意地在給我的信裏寫着：『我已做你愛的虜俘，我還要你做你永世的忠

僕！——如果這話是真，文岑是信仰愛情，連做愛情的奴隸也情願。但是我却不能一任我的身邊黏住這樣的一個人——這樣向人拜跪而自爲忠誠的一個人！如果這只是一句虛飾的詞句，文岑將以爲虜俘與奴隸是怎樣美麗的一件事，將以爲他是在怎樣的打動我的愛憐，誰知我內心正爲這發火着呢！

『低首裙邊過一生，』這是一位詩人向他愛人獻示忠心的一句道白。——現在，假如我的裙邊下有這樣的一個詩人，我真不屑一脚把他踢開去！不管他會不會哭喪着對我說，『你不懂得我的詩。』

『聽說我是個『男性化的女性』，但像文岑那樣的男性也着實可悲。』

一月二十九日

耶穌告訴你說：『有人打你的左頰，你要把右頰也給他。』可是在我，却不能不去反擊那隻向我打來的手；反之，我也願意誰拿這個能力回報我。我不能沉

默，也不能聽他人沉默，聽受辱者低頭下氣從我的身邊竄去，我一定要等到抵抗的回聲。

一個強暴的聲音在上面叫道：『我要看你翻起身時才停止我的鞭，因為我不息的鞭打是在等待你的反抗！』

當然的，我永遠不會揮起那染血的鞭子；因為鞭子一到我手時，已經給我折斷了。

我說，我不能讓任何壓力加在我身上；同時我也明白，在我的生活裏面，我正壓着無數無形的力在走，在這階級懸殊的社會裏，我是永遠得不到不被支配的自由。我記起第一次感到被拘押的痛苦了：那時我和許多同學被拘禁在一間暗小的獄房裏，我們面面相睹，擁擠的站着。夜暗下來了，我們對着鐵欄的獄門，一直到天晚。有幾個怯弱的同學，竟忍不住在哭。我無法去禁止她們，我聽着那喪敗的哭聲，更覺被損辱了！我想，爲什麼我們不能得一點睡眠？爲什麼我們不能

出去走走看看街頭的太陽？誰給他這種權力把我們關在這里餓凍？我們一定要等到鐵門鎖開才得被解放出來嗎？我們不可以合力起來搗開這鐵門嗎？……

現在，我如聽見那被壓搾的反抗的呼聲，我的血便衝上來！我要去喊：『起來呀，拉開這鐵門！搗毀這鎖鍊！爲我們的自由呵！』我要和他們一起去！誰敢說女性沒有血和力！我就決不是等人家把鐵門開了才衝出去的！如果這時候有人從地層下穿出一個有力的拳頭，我要投一百個血的吻在這堅實的筋肉之上。

我再說一次：我不能讓任何壓力加在我身上，但是現在我正慚愧我的靜默。

二月五日

我今天想起瑩來了。她在我的面前時，笑着，跳着，談着，像一個親貼人的孩子似的。我喜歡她的天真和粗野，雖然在另一方面，我是反對她的薄弱。她不會怎樣去作偽，——也許是她還沒學得成功。有時在急要事情上她說了一次謊，

她的臉已先紅了給你看了。

記起有一次，我和她在一條未築成的馬路上，看見七個被土陷壓死的掘土工人。環圍在旁邊的，是一些幸災樂禍的觀衆，我們離開這周圍時，瑩奮激的對我說道：

『今天壓死的要是一隻豬，就會有人要去估量豬價，但不幸是七條不值錢的性命，只多一些看把戲一般毫無同情心的過路人，唉，真沒人道……』

在她臉上，我看出她內心感着的悲憫。

『但是你呢？』我說，『你也只能從旁觀去同情他們，這對於那些死了的性命又有什麼用處呢？縱使上帝來跪在他們的身邊流淚，他們仍舊不免是一個被壓迫的死。』

瑩眉間罩着一種不可分說的惶惑與氣恨。我故意又冷峻的說：

『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，壓死了，最多是明天報紙上載着這一段小新聞，但

是讀新聞的人第二天便會把牠忘了。以後汽車從這裡經過時，坐在車裏兜風的闖人，不會想到他們的車輪是駛在七條性命的上面，這上面，還灑過不少工人的血汗……』

瑩感動的緊握我的手，半響說不出話，——我能知道她這時想說的很多，不過她的『憐憫哲學』與『人道』的話，在這時都失却力量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看見她臉色蒼白的睡在床上，她告訴我，她昨夜一點沒有睡覺，她寫了一封長信給她的一位朋友，論及昨天那七個被壓死的掘土工人……

現在我又想起她了。蕙說我們是生了同性愛，而我明明知道：她給我的并不什麼動人的熱力，只是她在這樣的一個時候，會使我感到寂寞。

在年齡上她只少我兩歲，但我能看到她靈魂深處最幼稚的弱點，瞭如指掌。我不想去玩弄牠。因為在另一個時間，她是可愛的和我相親。她帶着一片天真的笑聲，向我走來了。我要在苦倦的工作之餘，握着她的手向另一個世界走去。

此刻她和我相離只在咫尺，只要我願意挪動兩腳，我便可以立刻和她相見，但我却如在千里的海外似的思念她。

我打電話給她，約她今晚來我這裏睡覺。

二月七日

正當傍晚的時候，我在樓下灶房裏燒開水。房主婦和她的女兒到外邊剪菸葉去了，到此刻還沒回來。

外面陰陰地下着黯雨，從那臨街的破窗口，不時濺了幾點破碎的雨沫來。半壁上罅漏的裂痕，就像在注着淚水似的，濕了一片，又一片。天氣轉了冷凍，我蹲在烘爐邊，還禁不住脊背上的陣陣冷意。

當茶炊的煙筒在呻吟時，突然的，從那橫頭的街上，有一陣急遽的脚步聲走近了來，接着，又趕來許多雜沓的脚步，帶着氣喘的疾呼過去。幾分鐘靜寂之

後，我正在疑訝街上發生什麼事變，忽然門窸動了一下，一個龐大的身影閃了進來。

我站起，直瞧那門處；但只能藉着微暗的暮光辨出那臉龐模糊的輪廓。

『咳，對不起，』他窒喘着發聲，一如給什麼壓力制止他迫緊的呼吸，『請容我在這裏躲一下……我立刻就走……』

聽着那壓住了急喘的顫聲，立刻使我想起適才街上發生的擾動。他這個闖入者，當然不是那許多追趕的脚步中的一個……大概他是個『賊』罷？

我對着這個意料中的『賊』起了很大的惻動。

『不要怕——你放心，躲一下——』

他蹣跚的向我走近來。『華先生！』突然我聽見他直呼出我的名：『我們是相識的，我認得你……』

一張十分熟悉的面孔顯現出來，我驚訝了。——是的，我認得他，我認得

他。

『啊，你嗎？李鞏——』我失聲叫起來。

他作個手勢暗示我不要聲張。『是我，』他說，『我就要走了，我被人追捕

……』

我知道在這一刻向一個急難者探問被追捕的事由，是最傻不過的；而我從他話裏已揣知得一點梗概了。

『還是到樓上去好些，你最好躲避一下。』我低聲說。

『不必，他們不知道我躲進這裡來。』

『但樓下總是不方便，這裡的房主婦等一會就要回來了。』

『唔，那末——』

又一陣雜亂的脚步聲從門外過去。我們屏息一下。

隨後他跟我到樓上來。我這才注意到他藍色的外套全部濕透了，鬚角還在溜

着水滴。我教他把濕的衣服脫掉……他打起冷戰來。我倒一杯開水給他。他向我投一瞥感激的眼光，當他接去我的杯子的時候。

一些不安定的時間過去後，他坐在一張藤椅上，靠近着火爐，和我攀談起來。像不曾受過擾動，又像彼此已十分熟悉，十分瞭解，談的話愈來愈多了。火爐架上的濕衣裳，在鼻鼻的發着水蒸氣，天窗上的雨聲，落得更響了。有兩次，他說過要走，終於被我留住。我從他的話裏，探知他在本地是沒有一個親友可歸的，今夜他若離開這裡，誰也不敢擔保他不會發生意外，也許他要在人家的屋簷下熬凍一夜，啊啊，這是不可能的……我對着這位患難的朋友，引起很大同情的感奮。當我看他只穿兩件單薄布衣在冷慄着時，我自己不知怎的只感一種內愧……我覺得只要他願意接受我的幫助，在我總是說不出欣慰的。

我瞞着房主婦說他是我的「鄉親」，今天才到C埠來的，房主婦竟慨然的自願把樓下後房撥一所空位給他，并且拿了一條被來——雖然是十分破舊的，

但這在他，自然是和我一樣的感着忻慰。

用過晚飯後，他在翻着我桌上的書籍。

『看你桌上的書籍，看你書中畫的黑線，便可知你是怎樣的一個人了。』
他笑對我說。

『怎樣的一個人？我？』我迫問他。

但是沒有回答。他含笑的抽出一本國家與革命在翻閱着。

我說：『在青甯的時候，我最初看見你，穿的是農民的衣服，說的却絕不像個農民的口氣，從那時我便察知你是怎樣的一個人了。』

『你還記得在青寧時的我嗎？』

我點頭。

於是我們談起青甯的舊事來。——那時他穿着下等的衣服，下巴上茸茸的鬚鬚是他當時給我的一個最深的印象。他在我們校裏附設的平民夜學充任個義務教

員：——有一次葉瑪利偷聽了他上的課，嚇的跑來告訴我：『他是個可怕的傢伙！你聽看，他對學生說的都是些沒有道理的話。』於是葉瑪利似乎預料到什麼會發生來似的，不久便把夜學解散了。我們終於很少接觸過。只有一回，他拿一本文日文法借給我（因為那時我正在熱心讀日文），和我談過幾句關於研究日文的話。自十月二十七那天，青寧發生破天荒第一次的農民抗租運動，砍了兩個收租痞棍的頭，鬧得滿城風雨。於是土劣地主勾結了當地民團，下令通緝李鞏，賞格一千元。此後我便看不見他了。但他借給我的日文文法，終於沒有帶走，直到現在——他從書架上抽出那本書：『咦！我也有這樣一本書放在你這里嗎？……哦，記得了，那一回……你近來還讀日文嗎？』

『好久不讀了。』

『那回你在研究日文的時候，』他想起什麼似的說道：『我很注意你，我覺得你應當會和我們很接近的，所以我很想有機會和你談談，但你那時在我看來是

有幾分傲慢的，似乎你自己高興於那種自我的個人生活，誰也不能去觸動你。」

我一邊聽他說，一邊我心裏有一個回聲在反覆叫道：「啊，我是這樣的嗎？」

我是這樣的嗎？我不信！我不能信！」……

現在是深夜了。

樓下的鐘聲正敲過十二點。雨聲纔靜了一陣，又絲絲灑灑的下起來了。

他下樓去了好些時候，大約他這時已在那濕暗的房子一隅，蹣跚被窩打起鼾聲來了。我撥一撥爐火，纔知炭已燒盡，寒氣如一壺冷水，浸漬的凍麻了兩腳。小小的家中，適才是充滿了不倦的，興奮的語聲，有如這揮着火花的火爐，散出活躍的煖氣，現在，什麼都沒有了。夜的岑寂漸漸漲，周圍只有單調的雨聲。我環視室中，寂靜，寂靜。那張空着的藤椅，椅脚下留着些剝落了的鞋土屑。我想起今夜這位「不速之客」，坐在那里……無數細碎的感念刺着我的頭腦，有如

看不見的針刺。我一點不覺倦，一點也不想睡，我對自己覺得好笑起來。——他是不是屠格涅夫筆下那位空談的羅丁，只一夜的談話，就留給人這麼多而複雜的感印？爲什麼？爲什麼？

我坐在這裏，燈的白光照着我，我如浸在一個新的感覺裏面。又彷彿我已換了一個年代，換了一個新的異域，換了一種不同的情調……四顧一下，那舊的一切似離開我遠了。

啊，敲過一點了！

二月八日

天未明時，我醒來了。

窗外是一塊鉛色的天。雨不知在什麼時候止了。從樹間，傳來一二句膽怯的鳥聲，含糊的有如渴睡的嚙語。我靜着神，想再睡一忽，補足夜來的失眠，只

是怎麼也不能夠睡去。

太陽照到窗口時，我也起來了。開了窗，滿樹的鳥聲。我站在太陽光裏，呼吸雨後的朝氣；雖是夜來的睡眠不足，精神依然如此清快。

下樓去看李鞏，他已起來了。我拿昨晚烘乾的衣裳給他，問他昨夜睡得冷不冷？——看來他是十分強壯的，在這樣的天氣，他只穿兩件單薄的短衣。

今天的報紙載着昨天李鞏的兩個「同伴」被補的消息。

李鞏攤開了報紙，用着漲破的聲調叫道：『丟了！我還以為他們都走脫了呢！那里料得！那里料得！——我是少了兩個很好的同伴了！噫……』

他緊握住拳頭，兩眼發出閃銳的光；太陽的光線正射在他含着愠怒的臉的半面。

我內心起了很大激動——雖然在我還是一點不認識的呀，他那兩位受難的同伴；但我能夠想像出：他們是怎樣被丟在一間獄房裏，黑暗而且窘窄，和我前回

曾被拘禁一樣。他們的手儘可能的力在向鐵欄外伸出，但一切都是枉然……

在不知不覺間，我的手彷彿和這些不知名的手緊握了。……

李鞏暫時隱匿在這里，因為外間對他的空氣還十分嚴緊。我和房主婦商量把樓下的後房撥一部給他住，並且教她嚴守秘密。

晚間七點鐘的時候，他通知我一聲，悄悄地走出去了。我等他好久不來。

恰在這時，瑩來了，我無心的和她談了一陣。她把前天文岑給她的一封信遞給我，還說了許多文岑的好處。最初是稱讚他的詩，說他有絕頂的詩的天分；其次是說他是個真摯的，率直的，沒有機心的人，她說，「那一個被他愛的，一定會感到他多分的愛情的幸福。」……瑩過分的稱讚使我厭煩，但我不願和她反對，更不願為文岑一人說了更多的逆耳的話。然而我，不解瑩對於文岑為什麼有這樣好的印象？在我看來，所謂『真摯』，不過是他裝飾出來的一種花樣，而這花樣，又將以所對的地位的不同而改換面目。難道因為他流一點自私的淚，你便

說這是真情的流露嗎？或者因為他給你一點黏膩的麻煩，你便覺得這是幸福的賜與嗎？

瑩臨走時，留下兩張伍圓鈔票在我衣袋裏，她明白我最近的窮況。——我再不留她在我這裡睡了。

又下起雨來了。

李鞏回來很遲，外套又給雨打濕了。

二月十三日

每晚，李鞏吃過晚飯後便走出去，像一隻匿人的夜鳥似的。到了他回來時，房主婦已經睡熟了。每次我坐在燈下，等着那深夜的敲門聲，我一點也不覺倦。我喜歡在悄靜的夜間，誰也不來打擾，一個人浸在冷靜深思裏，聽樓下的鐘擺聲滴着。

這幾晚我都睡得很遲。

日間，鞏在那小小的房子一隅，藉着從窗口透入的一線微弱光線，作他案頭的工作。房窗外面，是隔着一條瘦窄的小巷，從那里，不時可以聽見過路的脚步声。那對面壁立的高牆，幾乎壓到窗口來。無論在什麼時候，誰在這裏面，都會感覺得像在一個陰雨的天氣。

要到食時他纔鑽出身來，我很替他感着痛苦，但是他說，「不，我很忙，我忘記我自己在那里了。」

下午鞏又來了。十分孩子氣的胡扯了一陣。我不大睬理她，她發氣了，說，「我看你是走了心了，這幾天你爲什麼總對我冷淡呢！」於是她氣咻咻的在床上睡了。一直到黃昏時候，我叫醒她，她欠伸一下，又睡着了。

鞏不知道在她樓下關着一個餓窘了的幽囚。

二月十四日

今晚，我換一件灰色呢的大衣，新剃的鬚使他顯得年青，臉上耀着新刷的潔光。黑的呢帽，帽檐低低地蓋到眉梢來。我不知道他從那里去換得這身服裝。

他要我和他到外邊去走走。

沒有月，沒有星，路燈淡淡地瀉下黃光。我們彎着偏僻的小巷走。我們不打從熱鬧的大馬路經過，因為那裏有眩人的電燈，對我們有無限厭忌。

我們到了公園。

沒有風，夜氣潮濕而冷凍。園燈被濃霧籠罩，昏眩地像睡得癱瘓了的眼睛。四圍寂然無聲，各處鐵椅空着。守門的園警木然地站在那里，望過去，就像黑暗裏襯出一個灰色的影。我們沿着足球場走去，脚下的沙粒，摩擦有聲。我被一種衝迫而緊接的力掣着，步伐也不知不覺的加緊……

我們談着，許多日關想說的，這時都像濃積的冰開了開，起初是零散的，粉

歧的，只覺句句都切要，都不切要，隨後纔匯合一道了。終於他向我說明他自己：他的工作，他的團體，和他的經歷。——這，我從不曾靜心着去聽人家說了關於他自己的話，但今夜我聽到的，是這樣的緊切，這樣的生動有力，沒有一句不打在我的心處。

當他停口不言時，我想，是輪到我來了，我將如何說我自己呢？和他共守沈默嗎？……我知道，若在往時，也許我的話會更多。因為我不能啞默着去聽別人唱自己的調子。只是這時，我不知怎的，我心裏想說的都被壓縮了，好像每句都減失了重力。

一個短短的沈默過去後，談話又展開了。我問他對於工作有時是否也會感到厭倦。他說，他最厭恨的是漫無目的的過日，因為這種生活是麻痺的，疲倦的，無盡底的空虛。至於團體的工作，他有一定的路標，有預定的目的，有應負的使命，雖然在現實過程中，有時難免不會碰到困難，阻礙，但他依然是切實地把握

住生活的意義。他說他也曾被那土劣利用的惡棍擄去毒打，當時感受的的確是種苛酷的劇痛，但是事過後再想時，已經沒有一點畏懼。一個最高聲音在他意識裏叫道：『你要更加勇奮地幹下去！』……

走乏了，我們在一張鐵椅上坐下。我不再問他了，我不願固守着一個旁聽的地位去聽他說話。

『但是，你呢？』他開始問我說：『你怎樣的對你的生活態度，我倒要聽聽你說咧。』

我告訴他，我現在過的當然是種無目的意識的個人生活，我也不曾受任何團體的指揮。但在生活的重壓之下，我無法與牠抗拒，我仍然難免受飢餓的支配，這是我深感着憤懣的。若以個人來說，我相信，在生活裏面，是有一種潛伏力的，這力可以克服環境，可以自圖強銳，可以殺退生活的病態與萎靡，同時可以推進人生……

突然的我聽見他笑了一下，我停頓了。

『怎麼！你怎麼笑了？你覺得我說的都是錯的嗎？』我不服氣的說。

『不，你說你的罷，……不過我說，你至少是受了一點尼采的影響，你說。

你喜歡尼采嗎？』

『過去一個時候我是喜歡他的，但現在已經不了——』

『好了，現在，你再說你的罷，說下去罷。』

但我不想再繼續我的話了。

我站起來。『走罷，已經很晚了，冷哩！』

我們打回足球場的原路來。公園裏更嚴靜了。鞏挽住我，手彷彿在一分一寸加緊。等我覺得自己的手指在發生黏潤時，我便輕輕地把他的手脫開了。他似乎不覺得，因為他正在大談他對於尼采的見解。他像怕我迷住了尼采，極力指滴尼采哲學的錯誤。他說尼采本身也是個弱者，所謂『權力意志』看來似是積極的，奮

鬥的，然而他對於人生的究竟，仍然帶着濃厚的悲觀色彩；並且他的哲學在階級立場上是完全失掉意義的……我覺得他太說過火了，也太說多了，便截斷了他。走出公園時，對面學校已經熄燈了。在不遠的前街，守夜的警兵正在喊着。

『口令！』

鞏悄悄對我說，『我們談得忘記在什麼時候了，你聽，已經在喊口令了呢。』

二月二十二日

鞏今天往T縣去了。他是搭七點鐘的早車走的。

昨晚他從外面回來，告訴我明天一早往T縣去，要一個月多才得回來。

他回到樓下去，一點鐘後，他又上來了。

『給我一點開水吧，我口渴得很。』他在樓梯口發聲。

我想起熱水瓶是空的。

『啊，不湊巧，我瓶裏的開水沒有了。』

他默了一陣。

『我們到樓下去燒一點吧，』我說，『我也想喝呢。』

在樓下灶房裏，我們把火生起來了。爐火在燂剝的響，火光照着羣的臉，亮紅的閃着，就像他腦內烘透了火一般。

『和我一同走好嗎？』他附在我耳邊低語：『把你自已帶到羣衆裏面去，只有那里纔是你熱望的鬥爭的積極的人生。在那里沒有自我，只是團體的活動，也沒有花粉胭脂，也沒有鬚的頭髮……』

『你以爲我是那種鬚頭髮的嬌小姐嗎？』

『自然你不是。因爲我也不是可以在小姐們面前，剖白直談的啊。』

茶炊裏的水在吱吱的響了。

『我自己也覺奇怪，爲什麼我在你之前，我什麼都想對你剖白？我相信你，

更相信你也和我一樣相信，是不是呢，華？」

我沈吟不語。

他手折着柴枝，往下說道：

「記得我向你逃來時，我希望的，只望你做我暫時的庇護，誰知道這裏竟然變成我長時間的避難所，直到現在，我們是更加親近，更加深進地互相瞭解，就像我們是共着患難的兄妹一樣。」

他的視線在我的臉上發燒。

「你各方面的關照我，這情意，我雖然是不必照俗套的應酬來向你道謝，但請相信我，沒有一個時候我會忘記這——」

他沒有把話說完，以下的他只用手緊捏着我。

我瞧着他閃着火光的臉，讀出他眼裏想說的一切。

「我們真是意外的投合呀，」我說，「你是突然的來了，現在又要突然的去

了。我希望，我慣常的生活，會和你這一來，一去，而得到變換。」

他把身子緊靠着我，一手攔在我肩上：『唉，葦，你真可愛……』

我看出他對我有什麼舉動——果然，他突然的，幾乎是粗魯的，把我的手拿到他唇上去。我登時感到髭鬚刺刺的在我手上。

我是早就預料到的呀，我不迴避他，却笑出聲來。

『葦先生，是你在嗎？』房主婦在關着的房裏發聲，含糊的如從酣睡裏發出來的囁語。

『是的，我。我們在燒開水。』

我們目視而笑。

『唔，我道是誰……』

我聽她在床上轉側，床欄格格作響。

『呀，水滾起來了。』鞏叫起來，有意把聲調提高。

早晨我醒來時，鞏已經走了。後房門照舊關着，但裏面的幽囚已自己解放了。房門腳，一雙破開嘴的黑皮鞋丟在那里，這是鞏去後唯一的遺留啊。

二月二十七日

鞏有信來，說他到T縣已經三天了。

這幾天夜裏，我感着異樣寂寞。我不邀聲來和我睡覺。在深夜的燈下，我把鞏送給我的書翻閱着。一心却彷彿在等着什麼似的，我明知已經沒有敲門聲了，但心裏總是擾擾不安。

從那橫頭街上，深夜的脚步聲聽得越來越明顯，彷彿已經走近了門口，又杳杳杳在幽深的巷裏渺遠了，向無盡的虛空逝去了。一切復歸沈寂……樓下的鐘擺聲依然滴着。

鞏是走了，他有更重大的工作在逼迫他，我呢，我是一個人落空了。

在房間裏一刻挨過一刻，時間是一刻一刻的拉長。——二十餘年來的生命如一枝長白蠟燭的燃燒，這無味的燃燒，願牠不會再支持多久了！

再找個人糊口的職業去嗎？啊，不！這種賣淫式的生活（蓋說討一種不願幹的工作就和賣淫一樣的感覺受脅迫）我早已疲憊而且詛咒了！

三月一日

昨天文岑回來了。

他坐一輛洋車來找我。還沒上樓時，就在樓下叫起我來。

『葦！葦！我回來了！我回來了！』接着是一陣上樓急捷的步音。

他是這樣高興的和我相見呀。我和平時一樣樣的接見他。

他把帶來送我的東西拿給我看：印度綢衣料，絲襪子，肩披，巧克力糖，咖啡……他解說那些衣料可以做好幾樣新裝，巧克力糖是如何的好，他一天要吃很

多，教我也多吃牠；『那個不曉得吃巧克力糖的，不知減少生活上多少味道。』他說着，把紙包解開了。

假如他今天空着手來見我，也許我會因爲這離後第一次見面，喜歡他一點。但他帶來的贈品，和他脂粉氣的慫慫，反引起我的不快。我知道，他又要求愛情，雖說他不要我的多謝，但我能揣出他在暗裏祈待我的是什麼酬報——我沒有酬報，有的於他是無味的冷酸；而我也將換得更黏的膩煩，啊，拜謝天——

『你還是帶回去吧，』我說，『我用不着這些東西，你拿去送給別人去，她們還會多謝你的盛情呢！』

『太不好意思了，這一點點情意，也得上算嗎？』

『在你是不上算，而我却覺得你是白費了。』

『求你不要再說這些骨氣話罷，你知道，「却之不恭」呵！』

『是的，你也知道，我用不到這些……』

像怕我的『推却』要繼續下去，他立即把話岔開了。他說起他這次回鄉，寫了不少的詩，自己也以為是最得意的成就。等他抄集好了，就要我給他一讀。又說他得到他叔父的應許，每年可有四千塊的年金，他計劃春間往上海去樂一下，只是少一個旅伴，問我能否和他一道去。接着，說到他對於未來的憧憬，說到他的青春——『我的青春是一首詩，』他這樣說道：『不要忘記，這一首詩，只有你可以給我的。我把牠交給你，不管你將給牠的是歡樂，是哀愁，我都不輕易放過這時間給我僅有的情緒……』

他說了許多，真奇怪，我從不曾聽過他有這樣的談吐。許多修飾的機械的言辭，顯然他在先曾費過一番思量的。我在一邊聽時，早讀出他每一句話裏的每一個心理。誰說這就是所謂真摯的，率直的？文岑也一樣曉得，在一個女性面前應當如何的運用他的技巧，說一些眩人的，鋪張的言語去鉤得對方的歡心呀。不過他的機械用到我來却錯了。他那里知道他的話投在我心中，都起了酸敗的變化？

有幾次，我幾乎忍不住想去截斷他：『歇一歇罷，文岑，你想說的，我都替你想到了，我們正不難向戀愛小說裏面，找得像這一類的爛調呢！』

七點鐘時，他要我同他出去用晚飯，再去看電。我推辭了。

當我促他把那些禮物帶走時，他搭訕了一陣。打着呵欠，說道：『我懶得去帶牠了，暫時寄在你這裏吧，你如用不着時，就把牠丟了也好，算了。』

他終於更快地走了。

三月六日

現在是夜間。

他們剛剛走了。一陣雜沓的皮鞋聲下樓去後，房中復歸寂靜。我背着燈光站着，心頭有如壓着一團熱而窒的煙氣。我厭惡適才無意識的騷擾，更厭惡這騷擾後的寂靜。

那邊，椅子和折了腳的布床橫陳着，瓜子壳，柑皮，煙尾，紙屑去了一地。還有，掉腳下兩只破紙囊，怪樣的開着嘴，茶水傾了一種上……這是騷擾後的遺留啊，他們走時，并不收拾了帶走。

適才，這幾個空的坐位，散坐了男的女的，笑謔喧嘩不時從他們的嘴裏滾出來。瓜子壳在各人的齒間響着。

在那張籐椅坐的，是一高一矮，兩個滑稽的丑角，各拿着低級趣味的技能，鉤心鬪角想博得更多的笑聲。笑聲薰最多，也最大，有時你會疑心她是在哭。她半靠坐在布床上，左脚引長，擱在文岑的大腿上，像有意去作弄他。他呢，雙頰興奮的紅着，帶着幾分不尷尬，不時從眼角下覷怯地偷瞥着我——我憎惡他向我投來的眼光——麗靠窗站着，翻一本電影雜誌，談的不出『上海』『電影明星』，間或滑出一二句英語。她是昨天從上海回來的。瑩不言不笑，守着緘默，挨近我坐，直到這時，她和我都守着被遺忘的地位。

我不耐煩地望着他們。他們的笑謔，雖一點不和我牽繫，而在我聽來，却刺耳的難受。——我不能拿時間作這無謂的拍賣，我是和他們應酬嗎？還是拿他們尋開心？

在他們，彷彿已忘了這室裏的主人了。

敲過十一點了，我等着他們還不走。

忽然那個矮的丑角，注意了我，想在我身上找一點趣味。

「葦，」他向我挨近來，「爲什麼你老是不說不笑呢？」

我簡截地答他：「不高興。」

「笑一笑吧，美人一笑值千金，看呢！你也得開一開櫻唇，一笑三片，來，笑笑，我給你三個銅片……」

他裝出女人的嬌聲，做着鬼臉，蕙和麗都笑了。

我愠然不動，好容易壓住了心頭的憎惡。

『滑稽呀，先生！』我直瞧着他，『你做壽很好，很夠了，只是我一看着你這張鬼臉相，倒笑不出來了！』

他被我的聲音所駭，臉蒼白了，但還強裝着笑。

『葦，我知道你不高興起來了。真不明白人！』

『你也并不怎樣明白，人家不是老早對你說「不高興」嗎？』

『但我不過是同你開玩笑罷了。』

『對不住，先生，我想我是在和你說實話。』

『那末，葦是生我的氣了。』

『咳，好了！好了！我不生誰的氣，我只覺得憎惡。』

房中突然靜默，我能聽見自己沉重的鼻息。

『蕙握着我的手：『我想你精神不好，歇一歇吧，你一定倦了。』』

『我不倦，我覺得什麼都憎惡。』』

高的拍矮的肩說：『人家不高興了，知道嗎？還是走罷！』

『輩先生！對不起了，』高的拿起帽子，『晚上打擾你，我代表大家向你賠
價不是……』

『這是客套話，用不着來這一套！』我高聲道。

『哼，做天也難合衆人意……』麗在鼻裏哼一下，我不解她發這話是什麼意思。

『鬼！你變了！……』瑩嘴裏呶呶的，在我臂上捻一下。

一陣雜沓的皮鞋聲下樓去後，他們走了。不知趣的文岑却落在背後；附近我
輕聲說：『我可以和你再談一下嗎？五分鐘就好！』

我幾乎是用一種男性的暴力推着他，把他也打發走了。

在他們回去的夜的街道上，我想，那高矮二位，將爲了我適才對他們的不敬
而引起衆議訾訾的回聲吧。瑩許會從中給他們解釋——但我又是如何的不喜歡那

每個解釋，這在我只是多下贅疣，雖然整還是出乎好意……

唉，算了，我還想牠做甚！

三月九日

這幾天，文岑有時悄悄地來到我房裏，不管我在不在，鎮坐半天，讀一本 Doubson 的詩集，裝出很解人意的樣子。但他臉上總罩着一層暗影，雖在笑的時候也不能抹掉。有時還似乎有意在顯示他過分的煩憂，於是臉上的暗影更加黯淡了，額頭纏結的簇緊，如負有重事者的深思，說話只是搖頭。他每次說他昨晚到兩三點鐘纔睡，或是說在枕上「暗自哭了一陣」，晨起「頭痛」，今天還在「吃藥」；醫生勸他「不要喝酒」，他沒法制止，仍然「沒命的喝」。說他是在借酒的烈力，麻醉神經，澆熄苦惱：好像他是世上最可憐最不幸的一個人，誰也不了解他，不同情他。又說他有時簡直想自殺……

『死了吧！死了吧！』他反覆的嘆道：『人間是找不到同情的了，可憐我被擯棄的生命……』

於是他開始哭了。

我望着他：他一面裝出在抑住抽噎，不使哭聲漏出，一面又似漏不出哭聲，儘在乾咳着。眼淚流了一陣又一陣，濕了面頰，濕了衣袖，好像在賭他眼淚的成績似的。在這時候，我知道，只要我可憐似的說他幾聲，撫他幾下，他就會投到我懷中來，流出更多的眼淚。可是他的眼淚無助於我，正如我的憐憫不能救治他一樣，只是一時的慰貼，過後會更增多煩惱的。

一日之間，他的態度要變換好幾次，試了好幾個樣式，但結局都失敗了。我對這樣的一個朋友，只感到淡漠。只要他不來打擾我，自然我也不去推拒誰的進來。每次他從我這里拿去的雖都是失望，却并不灰心，只見他來了，又去了，一點也不疲倦。好像他十分相信他自己的熱情，足以感動一個少女的愛，終有一天

他的悲哀可以得救似的。

但是今天，他又似乎忍不住了，對我說道：『你有一點同情我嗎？我的愛情和懊惱都達到不可制止的高度，你還要我拖命下去嗎？我不能守這不幸福的愛情了，告訴我，我還要守到什麼時候呢？』

我說：『一個時候你也不要守，我不是告訴你，你的苦惱只是枉費的嗎？』他突然叫道：『我不能！我不能！你殺了我吧！你殺了我吧！』

一陣惘然的惘然使我想伸一隻手去撫他的頭髮。一轉念，想着這會得到更壞的結果，我的臉又沉寂下來。

『文琴，你擾得我一刻不能安靜了！』

他羞怯的低下頭。

我又說，『你不是要我做你的朋友嗎？現在又要我怎樣呢？在我這裏沒有愛情，也沒有懊惱！告訴你，我是女性中最硬心腸的一個，你別要想去軟化她，你

盲動的觸到她時，只有可憐的破碎！從這里贖回你自己去罷，不要儘在這樣一個壞女子面前，獻示你的悲哀，她是太懂得你的悲哀，所以也不懂得你的悲哀。」

他紛擦的叫道：『愛我！愛我！別的我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我知道的：是你要我死心，這已說過好幾次了。沒有用，還是讓我守着你罷，你會有一天愛我的……我的生命握在你手裏，只要你願意給他片刻的恩愛，我可以立地死去，沒有一點怨恨……』

我再忍不住了。

『噫！我不在聽你念詩了！你是這樣固執！我看你腦子完全給詩縛死了！』我退到棹旁來，點了燈，拿起沙甯來讀。

他不動的坐在暗影下，手掩着臉，看去像一團灰色的霧氣。

好一會我已經忘記他了。忽然他現出在我身邊，紆徐地說道：

『笨，你不睬我了嗎？恕我這一回罷，下回我不了……請你把手給我，給我

握一握，我明白你了，你有你的苦心……」

『我沒有苦心！』

我終於把手伸給他了。但心裏却想：唉，這回你弄的把戲又失敗了！你的求恕便是你失敗的收場，滾開吧，你，詩人！

三月十二日

文岑把一本裝訂精緻的硬皮簿子放在我手上，一句話也不說，像給我一件神祕的禮物一樣。

天氣很冷，我挨近火爐坐着。

『這是什麼呢，文岑？』

『你看吧。』

他燃上一枝香煙，火柴光耀着他臉上的喜氣，我好久不見過他這樣快活。

我翻開第一頁，呈出『殘施集』三個紅字，便知這是他的詩集。再翻第二頁來，是『以信代序』。

『這序是給你的，你看。』他說。

序的上面這樣寫着：

『我把我心血的詩呈獻給你，葦，因為這唯一的收獲是你給我的。』

『我永遠不能忘記你在我生命上留下的傷痕。你會吹動我青春的熱戀，你也給我苦惱，也給我這許多詩；這是藝術的酵素呀，葦，你好好地保重牠吧！只有你能深切地瞭解牠，只有牠能表明我對你的熱誠。我一滴血一滴淚都留在這裏，你可從裏面讀出那曾爲你傷痛的一顆心。』

『我希望你以後不再給我寫詩了，詩給我的，是苦惱，是顛顛，牠不會給我¹¹有過片刻的幸福，正如你一樣。我是滴着心頭的鮮血，到如今，還不能蒙你一刻的恩愛！葦呀，我已滴盡最後的一滴血了，我還在渴望你親切的愛撫！』

「昨夜我把牠編就時，我快樂極了，淚也流出來了，我不知道這淚是快樂還是悲傷……」

「但丁爲他的 *Beatrice* 寫他的神曲，*Dowson* 爲一個下女寫他的情詩，我雖沒有這兩位詩人的偉大，但我爲了輩寫詩的這個心，却是和他倆一樣真摯呢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我厭煩的不再看下去，拿起眼來，文岑正用一種關心的疑惑的眼光注視我。我把爐火撥了一下。

「文岑，這些詩你寫了好久了？」

「自從愛你那時寫起，一直到現在。」

「一直到現在？以後呢，以後你還想寫嗎？」

「但願你不再給我寫。」

『這怎麼說的！我沒有叫人寫詩的權利。』

『是的。而我也不會再多寫了，心血用盡了……好心，你替我設想一下。』

我笑起來。『我想嗎，你的心血是白費了，你的詩在你自己是抒發情感，在我却換不到兩個麵包。』

他臉紅起來。『不要這樣說罷，我知道你常常要故意打趣的。』

『真的，在詩方面，我是個你們詩人鄙視的俗物，你看我對詩說了多俗的話呀！而且我也不懂得什麼詩，詩在我看來，比拉丁文還要難懂。』

『好說，好說，誰都知道你比我們聰明得多，你雖沒有寫詩，你說的話却句句是詩，你鑑賞的眼光也比我們強……葦，葦，我求你替我細心讀一讀罷。』

夕照在窗口閃了最後迴光，消滅了。外面風括了一陣，把槐樹葉捲了一二片進來。周圍的暮色漸漸瀰漲起來。

『讓我讀我的詩給你聽罷。』靜默了一會，文岑說：『在這向晚的暮色裏坐

着，使我想起我的詩來了。」

他從我手中拿回鈔本，又說道：『我寫這首詩，正是離開你後在家鄉。也像這樣的一個黃昏，我和我的母親妹妹談笑，忽然想起了你，於是快樂的心情，頓時消失了。同時，暮色帶着一種奇異的壓迫給我，像一個惡夢似的，我便寫成了我的詩——』

『好了，不要兜圈子了，把你的詩念出來，讓我來聽。』

他登時忻悅地聳聳肩，翻開了鈔本，開始讀道：

你帶着暮色來到我懷裏，

只一刹那，黃昏便儘歸於你，

一切快樂的歡聲轉瞬停，

默視夕陽之影淡淡消逝。

你同晚風飄着百合花的香芬，

流漾漾，掠進我嚴謹的心門，

向晚的天空一刻刻的黯淡，

不見一顆星影，不見一點月暈。

死灰的沈默如你蒼白的纖指，

輕輕地貼在我淒寂的心底，

黑暗如一片朦朧的夢影降下，

靜聽你沈寂的步履過來，又悄悄逝去。

文岑讀完了，眼中帶着疑問的瞧定我，好像說：你不覺得我的詩很動人嗎？但是我說道：『你的詩正和你一樣，萎靡，綺弱，近似閨怨式的，文岑，這

無論你的詩做得如何成就，也是不好的！更殺風景說，像你這樣年青，正當是赤日當頭，不應當說「默視夕陽之影淡淡消逝」……你怎麼說？你不以為然嗎？哈，是的，我是把你的詩曲解了！」

他低下眼，帶着幾分失望。

他遲遲的說道：『詩是不得不如此寫的。照你那樣說，是不會產出好詩來的，詩多少要含着悲哀的情緒……』

我想：鬼曉得！他在和我談詩嗎？

『葦！我是怎樣的苦悶不過呀！你聽，下面還有一首——』他又翻過一頁，像怕我去打岔似的，緊接下去念道：

我將辦絕你的步履接踵暮色來臨，

當黑夜消沒白晝，舊情兜上心……

我截斷他叫道；『謝謝！這樣夠了！你的苦悶我都明白了——是一個鑽不通的苦悶呀！』

『是的——一個鑽不通的苦悶。』——他低的像自語一般。

『你還沈浸在舊日的夢裏，沒有醒來！我問你，你的「舊情兜上心」是指些什麼？』

『是說回億的舊情。』

『誰給你的？』

『你給我的。』

『我知道你要這樣說，但是我再問你，你從我這里拿過什麼舊情去？』他手中的鈔本在微微顫動，好一會他才咕咕訥訥地說道；

『寫詩不過是寫詩，我就不去究真牠。……』

『咳，詩人的自作多情，自作苦悶啊！苦悶本來是極無謂的，你却很有聊的假設牠拿來做寫詩的材料！』

他的面孔和暮色一樣暗晦。他受到折傷了。

夜漸漸降下來。

『唉！』

『怎的？』

『唉——』

『說話不說話，嘆氣做什麼？』

『爲什麼我們每回談話，總得不到好結果？你的脾性近來更壞了，我很怕，你叫我怎麼好呢？難道這都是我的錯嗎？』

『這是因爲我們不相投合。最好是你少愛我一點，多恨我一點，自然你就不會多受委曲。』

『我不能！我不能這樣！』

『那你只好再多吃虧了！』

我心裏起了深深的憎惡，我厭再開口。我站起來。

外面風吹得愈大，窗門搖動起來，咕咕的如切齒的聲音。

文岑好一會沈浸在灰暗中，一言不響，房主婦在樓下叫吃飯了，他還不走。

我不願看見文岑沮喪的臉。夜使我暫時忘隔他在朦朧的黑線之外。我等着他最後的步聲離開這裏，好起來點燈。

三月十六日

我想到李鞏。他這時正在做什麼？他也想到我嗎？

以前我否定他在我心上佔有的位置，現在我是承認他在我意識上的作用了。有時我故意違背思路，不再去想他，但當夜色岑寂的到來，燈一亮時，他便

如一個光影，在我心裏活現出來了。我彷彿看見他在暗影中，伸出兩隻手臂，呼着我：『到我這邊來罷，葦。』

有時我還不自覺的陷入煩惱。但我自己的煩惱，我并不自己同情，甚至過後還對自己送一片峻刻的笑聲。在昨日，我知道，是曾打在另一個悲哀的心上的。我不能分擔文岑的悲哀，雖然悲哀還是爲我的。我也不替他可憐，有時反覺鬱憎恨。他們要說這是不對——管他對不對，我并不求他們的諒解。

假如文岑知道在我心裏佔有的不是他，是另一個比他不溫文的男子，他將如何驚訝和失望。我自己說，文岑愛我，他的纏綿有如他的詩，我却不愛他。李鞏呢，他沒有淚也沒有詩，和我不過是短短的聚首，而他給我的印象是這樣的深。也許有人要替文岑憐惜而轉恨我，但這是無助於我去愛一個人或不愛一個人。我分析得很明白，以他倆的外表看來，誰都會指出那一個美；當然這是文岑勝了。文岑有一種羸弱的南方美，看他白秀的臉兒，修整的頭髮，紋理不亂的服裝，就

會覺得他是灑了一身香水似的。可是文岑沒有李鞏那兩道濃黑的劍眉，逼人的大眼，和他一身的粗布衣裳。還有他的聲音，他說話的每個表情，他的堅實筋肉，就像全盤烘托出他內在的熱力一樣。

不久之前，鞏把他的熱力發散在我心上，燃燒着我的靈府，像着了火的酒精一直不曾冷熄……

三月十八日

我是孤獨着在，現在，我的身邊再沒有一個和我親近的人。文岑不來，瑩也不來，他們的消息我一點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，聽來聽去不都是那一套「誰愛誰」的無聊把戲嗎？

瑩會通知我說：『他們都說在你面前，感着一種精神上的煎迫，所以背地裏都在詛咒你！』

頭喊口號去嗎？——啊，不！不！那是個人的行動，是虛無主義的精神，是好高任遠的心理，實質上是無濟於事！但是我激動着，我的血向上衝，我內在的力想向外發動。我好像被煎迫着一樣。

昨天過去了，今天又來了，還有明日，不可停留的明日在等待我，我希望今日的過去加快！我詛咒這沈滯的日子！我痛恨地反問自己：你一天除個人的生活外，你還有什麼作為在？你也和有閒者一樣的有閒嗎？你關在房裏讀你自己的書，你在等着，等着，等着什麼？等到什麼時候？你也和保守者一樣的保守自己嗎？

三月二十日

我袋裏只有四角七分錢。我在馬路上漫無目的的走着，心裏不知想些什麼，脚下是行不盡的灰土的路。過午的太陽光還帶着餘煖，我穿着灰色布袍微覺體溫。

增加。

戲院門口，第一場電戲正當散場，觀衆像水上浮蛆的湧出來。人力車夫在人叢中擠着，迎接顧客。我橫衝過去，聳起兩肩，猛擦過幾個華麗的衣裳，一點也不覺侷促。我心裏咬着敵意，像有意在向誰尋釁似的。香水氣從貴婦人們身上噴出，怪樣的刺鼻。我聽見貓叫一般的喧聲，我蔑恨他們。

突然聽見一個怪熟的聲音呼着我，回頭一看，瑩已含笑的站在我面前。接着，在瑩的背後，現出了菲，麗，兆生，仲達，文岑，蕙。

『你也來看電戲嗎？』瑩親昵的問我。

『不是。』

『和我們一道進去看，好麼？』蕙近前來和我拉手。

『好！好！一道去看罷！』文岑在後叫着：『我買票去，和葦一共七個人。』

我瞧瞧文岑，我從他那副平時都是陰暗的臉上看出他顯示自得的矯氣。我忙

說：『不，我要回去了！』

文岑聳聳肩，拉拉蕙的手臂說：『我早就知道我們不配和葦一道……』

『有什麼配不配！』我銳聲答，『這是女人家的口吻，你文岑才不配說……』

文岑臉紅了。

『聽說你近來在閉門謝客，真的嗎？』麗從旁襲刺一句。

『就在夜裏我也不閉門，你應當說我是在開門謝客。』

我望着麗時，麗的臉掉在一邊了，我笑笑，再說道：

『好，你們看你們的戲去罷，不要錯過你們的時間。』

我轉回身走了。

『葦！葦！我晚上找你去！』瑩在後叫着。

『好，晚上——』我頭也不回的答。

在我的背後，我覺得，他們十二隻眼睛跟着我在走，同時，麗把她塗粉的鼻

子掀起哼了一下……

回來時，心內時常不甯，房主婦向我借錢——實在是我還欠她一個月的房租和飯錢，我答她『假定幾天看看』——但是，再過幾天，我知道的是：我依然沒有職業，不求依藉，才求垂憐，和現在一樣；我不知道，那里去拿得錢來？——做強盜去嗎？做拆白黨去嗎？

三月二十一日

豈昨晚不來，到今晨她纔來了。

她對我說：『你近來的態度變了，我們再不像以前那樣的親好了！我雖然和她們在一起，我却無時不惦記着你；你不在我的身邊，無論她們怎樣使得我樂趣，這樂趣總感着一種缺憾，這缺憾便是你給我的。像昨天我一看你走了，便發悶，連電戲也看得一點沒有味……』

我打斷她說：『我是厭棄我目前的生活了！你看，我們天天只是在戲院，公園，咖啡館，吃，喝，煙，酒，談笑，兜圈子過日子，好像大家閒得沒法一樣。這種浪漫的病態生活，我決意要拋棄了，我不能這樣沈溺下去。』

『是的，我也這樣想過，但我沒有那樣的勇氣拒絕這些朋友，他們要在背後說你的壞話。』

『那可不管牠。』

『是的。……我也想過，你的確需要一個職業，沒有職業的人是最苦惱不過的。』

『不，我現在是連個人的職業也厭棄了！』

『那你怎麼好呢？你打算怎樣？』

『以後你自會明白的，現在却不要你來問，不要我去說明。你是比我知道，他們在我背後說了我些什麼，但我是什麼都不管，一個人在這兩重生活的衝突裏

面，她是不能不決定一條路走，是不能左盼右顧，是不能被克服於環境！我最痛恨的就是那種緩和，中庸，摸稜兩可的人！瑩，在感情方面，你是比誰都和我親近，但是，現在，我又不能不放棄我自己已往的生活。這些生活是曾經連繫着你們，直到現在還沒完全割斷啊！」

「唉，你想從我們離開去嗎？……我可以和你在一起嗎？葦？」

我不答她，墮入深思去了。

下午，她又來了。

她第一句就問：「文岑這幾天來過嗎？」

「十多天不來了。」

「哼！」她輕蔑的把鼻管翕張，「他和蕙交上了，你不知道嗎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你還在做夢！我真替你氣恨！」

我笑了。

『氣牠做甚！這和我們一點不相干。』

『你能這樣說嗎？他放棄了你，你能說他不和你相干嗎？我恨的是我老早不看穿他，誤認他爲真誠，還對你說了他的好。』

『唉，算了，你是不是以爲我也愛他？』

『什麼！你不愛他？』

『整認真反問的態度使我好笑，我平靜的對她說：

『你的猜測完全錯了，你以爲一個被愛的一定要接受一個施愛的嗎？』

『我不是猜測，是文岑自己告訴我們的。』

『什麼話！』我猶疑的看着整說，『你會不會和我開玩笑？』

『真的你們沒有愛上嗎？』整倒比我着急的跳起來：『見了鬼！我們都上了他的騙，我還以爲你是守着祕密怕人談破，所以一向不敢當面問你……唉，文岑

這東西，真沒救！他還說什麼有一次你和他「抱頭而哭」，我們有時拿這個當面取笑他，他不害羞，不生氣，而且很有味兒似的。近來他又變了鬼樣了，說什麼你不了解他的愛，說什麼你給他幻滅——什麼幻滅！這是他愛上蕙的一個供詞！唉，男子們真是無聊的東西呵！」

瑩攤開兩手，氣沖沖地擲身在床上。我能聽見她粗而急的鼻息。

「真可恨！真可恨！」她又跳了起來。

「怎麼了，瑩？」

「我還沒說給你知道呢，真可恨！他對我也表示過愛。我不解他爲什麼有這樣多的愛！」瑩的聲調變了，別一種情感把她的頰激紅起來。「我當時想到你，心裏很替你難過，我責問他，他推說你不了解他——鬼才了解他的狗心腸！他流了淚，誰也不相信淚是假的，這東西却假得很真，我險一點就給他感動了。可是他的真也真不了幾天，我發見他抓到蕙那邊去了，這才看破他的腳爪。我們知道：

蕙不過是拿他玩玩的，他伏貼在她腳下，她隨時可以把他踢開去。在蕙心裏，已經沒有所謂愛，即使是有，也不過是仇恨的變形；仇恨變成她那種放蕩任性，對男子抱反感的習性。文岑想抓得她，其實是給她抓過去了！』

突然我不想再聽瑩說了。『一樣是無聊的把戲，』我想。

我輕輕拍着瑩的手說：『咳，不要說牠了，多無聊！』

瑩緘默了，帶着不安的快悒，彷彿未盡發洩的話鬱積在她心頭似的。

三月二十三日

我不向誰投一瞥垂憐的眼光。我也拒絕一切愚蠢的憐憫。憐憫在我有莫大的恥辱。在我心裏，不是熱的火便是冷的冰，暖和的孩提時期早已過去了。

我否定人間一切所有的悲哀，雖然有人說社會環境有使牠發生的原因，或說牠是心理上不能免的一種現象；我仍然要說，只有懦弱的人不能制服牠，才讓這

種愚蠢的情感發生。意志的強力可以解決這一切，如折斷一根嫩草般的容易。

「如果今日將爲明日的昨日，如果舊的生命已成現實而過去，如果新的希望將於明日等待，那末，前進吧！不要低徊於昨日，實踐着今日，躍過明日的彼岸！」

三月二十四日

生在這時代，是個不凡的生；死，也要一個不凡的死。

「雖然是一個女子，却不願像女子一般的生——女子在母親懷裏嬌養慣，在丈夫懷裏承寵愛，在家庭的囚籠中守到老，或者在社會上掙得和男子一樣的地位：……這些都不能吸引住我的慾望，只使我感到厭棄。」

我不是上帝嬌養的女兒。我在困難的日子中掙扎過來，苦鬥過來，一直到現在，二十餘年磨折的生命，并不曾拘弱了我，反把我煉成強銳的生活意識。

我不懷疑自己的生存。我緊握住我的信念，牠無時或息的在我的胸中激動，

直使我一刻也不能安靜。是的，依照我的信念我要有一個作爲。

四月二日

我寫一封信給李鞏。

『你的工作把你帶走了，却不會把你給我的印象也帶了去。鞏，你使我更深地感到個人生活的無意識，這樣的時日，不論是困苦，是安樂，都願不再支持多久了。』

『雖然煩忙的工作有時會連你自己也忘掉，而我却固執地要你記起，一個在生活重壓下轉氣的鞏，朝着你們，高高擎起她的手，她準備打上前去，在大衆的騰沸中，喊出她火熱的肝膽。因爲她，一刻也鎮靜不下她自己了。』

『我要把個人的生活擴開到大衆隊裏去，只要爲的是「他們」，我們的「他們」，我可以敵住困難，不退縮，不疲倦。——這不是嘴上的一句空話，在我意

識的最高處，我堅決地這樣自信。

『我在等着和你一起走，你什麼時候可以來？你知道，我是怎樣的自己焦迫着呵！』

四月七日

我於昨天的報紙，看見李鞏在T縣被捕的消息。上面載着：『五日下午偵探往X×學校搜捕林翼守……林越牆潛逃未脫……腿部被槍擊中一傷……身上搜出手槍一支，祕密封件多種……聞林翼守乃係重要逃犯李鞏化名，已由尤團長審問一切，即日解到本地司令部……』

我幾乎一手把報紙撕碎！

我走到街上去，心裏像冒着烟的氣筒，街上和往日一般，行人各自走自己的路，車子照常滾來滾去，一切並不因為這一段不關緊要的新聞而顯得異樣……灰

塵埃礙了我的呼吸。我把幾條大街都走遍了。

午餐不知遺忘在那里，可是一點也不覺得餓。

午後三點鐘，我腳酸力乏地跑回來。出乎我意料之外，在我的房裏文岑坐着在等我，兩眼微腫，怯怯地四下瞧着。

我討厭和他見面，討厭一切煩心的糾擾。

我躺在床上，閉上眼，沈重的呼吸着。

『葦……』

聽着低呼的顫音，音裏如含有淚的水分。我不回聲，我等着迸淚的哭聲。

『葦……』

他走了過來。我不動，也不睜開眼，我不願見他腫紅的眼睛，和那一副求憐的哭喪臉。

『你能諒我……我許久不來見你……我來向你認罪，請你聽我解釋……葦，

請你把眼睜開，瞧我一下罷，你看我這兩隻哭紅了的眼睛，我是沒淚可流了。你怎麼一句話不說，你恨我嗎？恨我嗎？瞧我一下罷，你肯聽我的解釋……」

「嘖！」我跳起來。「我不聽你解釋，拜謝天！不再來攪擾我好了！」

他退後一步。

「唉，我是到處受人拋棄，我何處去求同情，求諒解，求慰安呢！羣，我是沉落了，現在只有你一人能夠救我，請你慷慨地伸出你的手，沒有你，我便不能活了！我來求你贖罪，我像浪子回頭，回到你的身邊來了。唉，天！我是受了欺騙，你知道——蕙……」

聽到「蕙」，我再難耐去聽他的下文；雖即在他還在淚涔涔的。我揮開手叫他噤住了。

我走向窗口去。文岑的攪纏使我感着焦躁，房裏空氣彷彿壓窄了，有一種壓迫的脅迫。

文岑又訥訥地說他的話：

「一切罪都應歸之於蕙，她不該——」

「什麼?！」

「她不該勾引我，使我對不住你，又——」

「嗚——」

我再不說什麼，一勁兒走出來。

到了熱鬧的街上，我很快的把文岑忘了。

四月八日

我沿着××監獄的大門口走來走去。

斜邊是司令部口。這一條小小的路，隔着兩重世界：一邊是鎖鍊和鐵欄關住的囚犯，一邊是姨太太和護兵擁住的官長……一輛汽車鳴的由身邊駛過去，接着

便是「立正」「敬禮」的呼聲，我的血液衝上來了。

我能想像出：在一間低壓到眉梢來的獄房裏，李鞏和他的同伴相對談着，聲音在暗中流騁，眼發出銳光，油燈盞噴吐黑煙，又混着霉腐的氣息……現在我打從此經過，他和我相隔只兩重牆壁的咫尺之地，我沒法見他，他也不能見我。

憤怒塞緊我的胸膛。我彷彿成了傳奇中的女俠——飛身上屋……殺死了官長獄吏，斬斷了鐵鎖，鐵鏈，李鞏從裏面一聲高呼，百聲反應，被解放的囚犯們，都反獄而出……

夜接踵着黃昏到來，對面的電燈亮了，我從幻想中抽回身來，發現自己是和常人一樣的在路上走。我笑我自己。

飢餓迫得我回來。房主婦遞給我一封信，是文岑寫的：

「昨天你負氣走後，我一個人惘然歸來，葦，你想像得出，文岑在這時間是怎樣的一種心情？我不敢怨你殘酷，也不知用什麼好來解釋我對你的抱歉，我只低首忍負你的跟恨。冤鬼

迷了我的心，等我醒來時，她已經丟下我走了。我不知向誰求救，想起在不久時候，我會疏
真摯的誠心來愛你，我哭了，我相信悔罪的淚能洗去我的罪過，我匍匐來到你之前，祈求你
的救免。而你給我的是加倍難受，你一句話也不說就放下我走了，——是不是恨我會離你他
去，還是恨我的回頭太不忠誠？上帝呀，請你證明我的心！我沒有了葦，我恨不能生活了！
——寫到這里，我的淚不知不覺滴下來。

我哀求你，憐惜我這贖罪的羔羊，收回你的成命吧！

到了今日，我把我殘破的心，彷徨於白與黑的一線之間：不是你收回我去，便是死神……
呀，給我一個答覆，是不是我要步上維特的後塵……

「待罪的文書」

文岑似乎有意在紙上顯示他的眼淚，有幾點字畫竟濃淡模糊。但我不明白，
這點點的究竟是眼淚呢還是口水？有些人把眼淚看得如何寶貴，不惜背人假冒幾
點，以為矜榮的事——在我看來，却是水一般的淡。

營對我說：『蕙出走了，到現在還沒有一個人知道她走到那里去的。』
『她爲什麼要出走呢？』我問。

於是瑩告訴我全盤的情形：

——何子清，那第一個背棄蕙的愛的人，一星期前和那個『營長女兒』在禮拜堂舉行結婚；聽說結婚後子清就預備往法國留學去。

也許子清以爲是對蕙表白好意罷，在婚前的一天，也送帖來請蕙吃喜酒。可是在蕙的眼中看來，子清的好意變成了惡意：是有意當前炫耀她。她是失敗者，自然不願去聽勝利者的奏凱旋。

爲了蕙，許多朋友都對子清抱反感。於是約齊拒絕子清的邀請。只有文岑一人是例外，他義憤似的替蕙抱不平，把蕙久蓄的仇恨又挑起了火。於是蕙倒翻本意，執拗着自己要去應請。

大家勸不住蕙，都埋怨文岑多事，又怕蕙一人去鬧事，結果只好又合齊伴着

她去。

那晚，新郎若預先感着異樣似的，用過分的客氣來接待這一羣久疏的朋友，特別是對於蕙。

蕙起初是緘默，連一絲回禮時的笑意也沒有，到後來，酒喝得多了，話也多了，滿棹都是她的笑聲。文岑坐在蕙身邊，他是最能在女性面前俯仰的一個，此時恰做蕙暫時洩氣的替身——他夠吃虧，聽說在幾日前，蕙還當衆對他明言，「不過是拿他玩玩而已。」

席將散時，蕙請子清和她乾杯，子清未及答許，蕙已先喝下去了。剩着子清還在躊躇。蕙看出子清托意推辭，反縱聲笑起來；笑裏含着侮蔑，她說：『像你這樣怯怯小丈夫，喝一杯酒也戰戰兢兢，弄什麼好花樣！我簡直看你不起！』她臉激紅了，搶過那杯酒，向那張白淨而現着驚愕的臉子潑去，潑刺！事情便鬧翻起來了。

文岑跳了過去，紛忙中接到蕙的一拳，鼻血都打了出來。

這一場亂子好容易解開去。新郎的臉子是當場丟了；蕙也未見得勝利，她被強扶進車上時，悲憤紛拏，再遏抑不住的哭了。接着，又吐了一陣。

文岑一路上鼻血雙流，護送蕙回去。鼻血在他此刻不爲可悲，因爲明天他還希望可以償得如願的代價。

但是『明天』，他聽見說蕙出走的消息，呆了，到蕙的寓所裏去看，東西都搬空了，大門外貼着一張「樓房招租」的紅紙。

沒有一個人知道蕙的蹤跡。文岑四處打聽，像發狂一樣，都沒得結果。他對自己嘆息，對別人哭訴悲哀……

『恭喜他！』瑩結局說道：『蕙闖了事是他搗來的，還哭訴什麼悲哀來！我是再不爲他所動了！』

四月十六日

今天有一個女子交給我一封信，我認出信面上是李鞏的筆跡。我急着要明瞭信裏說的什麼，不及問明來人的姓名；她也比我省急似的，不逗留片刻就走了。我很快的把信折開來：

『我讀到你的信後三點鐘，我便被捕，第二天又被解到這里來。當他們把我押向一條離你不遠的路上經過時，我不覺想，我是重來了，可是，我已不能再見到鞏。』

『你的信，我永不能忘掉你使我有過的感奮與戰慄。直到現在，在這危機一髮的時候，我還不住地反覆告訴自己，在不久時我是多麼快奮地讀到一封鞏的信……我走去握着鐵門欄，啊，一切都已和我隔隔了！我從內心喊出無聲的狂呼！』

『我不能欺騙自己，說我此時已不能想你。現在，我在這一線微光之下給你寫信，我的思想集中於你，彷彿已忘却自己處身何地。我寫着一個女子的名字，』

在這生與死相隔的最後一頁，我要留這僅有的空白給她。也許這就是所謂浪漫的心情，但我不管，我自己喜歡自己有這末一回，無論是最初或最後，是快樂或悲哀。我且自知：這是沒有辦法的了，你永不會希望接到一點回覆，當華讀到你這信時，也許你的頭顱已高掛城頭了。

『當我專心於我的工作時，工作分去我對你憶念的時間。他們把我從工作中捉來，丟在這里，鐵的門牆隔絕了你和我，而我在此時此地却更想起你來。生命雖還是歸於我有，却不給我一點權利，他們隨時都可以把我拿去處死。死，在我已不是一種幻想，而是老早就預料到的結果。我揣想着這頭顱什麼時候離開我的頭頸，我相信我并不畏懼，也不愁惱。我想的是怎樣可以折斷鐵摺，鐵鎖，生的興奮仍然在我胸中。我曾逃過獄，從死裏救出生來；現在，如果生命只是這僅有的剩餘，我也不惋惜，未竟的工作是繼續在進行，我一樣要寫我應寫的信。』

『有人會在死時看見上帝與天堂。在我當然不相信死後靈魂的存在。我的上

帝便是我的手槍，因牠可以在我急要時做我戰鬥的武器；而現在我却失掉牠。我的天堂呢，牠和我相隔只是一座牆門，衝出這牆門，便可以回復我的自由；然而我現在却被封鎖着。今天是牢獄與枷鎖，明天也許就是刑場與屠刀。

『暮色已暝，我快辨不清我寫的字了。葦呀，等着罷，我已把你介紹給你的同伴了。她會把我的信送去給你的。你們握手吧、相信明天，明天是你們的！』我把信緊握在手心裏，很想高叫起來——我的同伴在那里呢？啊，她已經走了。

四月二十一日

文岑這兩天又接續來了。我真無心去理這糾不清的攪纏。他偷偷告瑩說我以前曾如何愛他，現在只要求我回轉心。他每次帶了眼淚來，又帶了嘆息回去。

瑩告訴我，文岑寫給我的詩集，在蘇那里也有一本，不過把『葦』字換上了

『董』字。盤過去會如何稱讚文岑的詩，現在却切齒的恨他，說他一首詩可以呈獻給兩個愛情，至少他的情感是不純真的，是沒有生命的。

四月二十三日

我在大同路走着。對面橫街上突然起了一陣喧嚷，接着，雜選的脚步由我的身後經過，公共汽車停在路邊，車前擠滿了人。我彷彿聽見車上有人說道：

『去！看殺人去！』

我立刻明瞭這一刻發生什麼事。我的兩脚不知不覺跟着這些人走着。

去年秋間我曾看過殺頭，這印象我永不能抹掉，現在，又在我腦裏湧現出來——劊子手醉紅的臉，罪犯悚懼而蒼白，空氣中彷彿有一種冷慄的感覺。刀光一閃，頭顱滾落，血從頸項裏直噴，濺了劊子手的手……我一壁走一壁想，彷彿在那一顆沾染鮮血的頭顱上面，辨出一個糊模的面目：像李羣……我的心抖動着：

『不會是他罷?!不會是他罷?!』

我向人羣中衝進去。我一心急於要辨明真實，一心却在紛拏着：假如我想的是真，我將忍心的去看他的頭怎樣滾落，血怎樣噴射嗎?……

我站住了。前面圍着人背的牆，牆的裏面是屠場，場上演的是血肉的把戲，看戲的是這堆幸災樂禍的羣衆。擠後的人儘在伸長頸子——我憎惡他們伸長的頸子！一種惡念頭咬着我：假使這是能夠，我爲什麼不可以向這裏面擲一顆炸彈！人羣裏突然靜了一陣又嘩動起來，這是『砍斷了』的一個提示。我轉回身，很快的走開去，血在我太陽穴裏跳，有一刻，我深怕我會歇斯底里地叫起來。我的兩腳顫動得連我自己也覺得。在轉角的一堵牆上，有幾個人站在那里讀告示，我湊近過去，心裏跳動着，怕我看見的會正是我所想的那個名字。

『……本地著匪王火獅……』

讀出這名字，心兒頓時鬆下來。然而轉一刻，另一種憤懣又把我激起了：

——破廉恥的昭告喇，你們再多砍千百個人頭，儆示民衆，這社會，並不會因爲你們的虐殺而滅絕了『匪』的產生！

斜邊的電燈柱上，砍斷的人頭已經高高掛起來，頭下的血還在滴呢。人羣中有呵呵的聲音，似是驚嘆，似是喝采，又似乎適才觀賞得還不厭足，儘在緊跟着飽享眼福。

我遠遠的望見人頭的半面：血斑點點，鼻目糊模。我忽然想起有一天，那高掛的人頭，將換上另一個的；這一個，曾在不久的時候緊切的和我親近……

我的心兒絞咬着。我不留片刻便走回來。

在房裏坐着，一刻我也不能安靜，以後我便消沒在暮暗中了。

晚間九點鐘，文岑來了。

我怕見他，我能把他推出門外去嗎？

他踉踉跟跟地來到我的身邊，我從他的呼吸裏聞到一股酒氣。他的髮垂在眉梢，眼失神的釘着，牙縫間有一縷血絲。

他劈口就說：『華，我來最後一次求你了。你聽，最後一次……』

我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心情平靜下來。

『文岑，我現在無心和你談這些事，你什麼也弄不清楚，最好你還是走吧，你從不會在我這里拿到一點好處去。』

『我走到那里去呢，』他的聲音梗了，『除了你，我只有死！活着被愛棄，不如死了在愛懷裏……你替我想辦法，家裏無時不在迫我訂婚，而我找不到第二個愛情的對象，』**蓋把我棄了，我只有你！只有你！……**』

他哭起來。

我見他很快的向袋裏掏出一個嵌着鑽石的戒指來。

我頓時覺出他將弄的什麼，猛力跳起，準備走開去。但是被一聲齒齙的哭號

和一隻手從背後抱住我。我掙轉身時，文岑就像個無依的樹身似的跪倒下來，在他手中，我看見一支手槍對準着他的太陽穴。

『不要走！你答應我……你走，你就看我死……是最後一次，你須答應我，沒有你，我便，自殺死……』

他涕淚淋漓濕我的裙，我感着氣餒，又氣恨，又覺好笑。

『你起來，我們好好的談……』

『但是你要答應我……』

他終於收了哭，把掉落了的鑽石戒指拾起來，揩揩涕淚。

『不要拿這兇器嚇人，來，把牠交給我。』

他猶疑的握住牠不放，我從他手中強拿過來。

『我問你，』我嚴重聲口說道：『你以為把一個鑽石戒指套在我的指上，便可以永遠箍住我嗎？即使我現在看在戒指和手槍的上面，答應了你的要求，你便以

爲獲得什麼真正愛情的幸福嗎？拿手槍求愛的慣技，原是文明戲上的舊套，你却拿來採用，在你以爲可以要脅我，在我看來，只是滑稽一套……」

我一邊說，他的臉一邊灰了。

『你誤解我了，』他支吾着，『我不是要脅你，我是想，想自殺……』

『你想自殺？！你自殺就不要在我這樣一個不懂得你的女子面前自殺！你拿死可以求得千萬人的同情，而我却只會在死的上面笑你儂！那是多麼不值得的呵！你說，什麼針大事情使得你自殺？爲了愛情？爲了一個脅迫的強合的愛情？你要知道，自殺是對你自己的一種恥辱，並不是什麼風流慷慨的一回事呵！』

文岑一點不作聲，臉垂在一邊，適才的緊張，變成此刻鬆弛的懊喪。

我隨手把手槍的子櫃托開，發見裏面原來是空的，我忽然曉悟起來。

『這是沒有子彈的手槍啊，』我說，文岑的臉垂得更低了。『這就是你所以要拿來自殺的嗎？自殺已經是自己的示弱，而你連示弱的最後勇氣也沒有，你扯了

個假的空頭，嚇人，這是什麼意思？我不是在這裡勸誘你自殘，叫你一定要往死裏鑽，我的意思是：把這空的手槍丟了罷，不要再演這套滑稽劇，你去找一個認識你的鑽石戒指的女子，在那時，你就把我看成仇敵罷，不然你就永遠不要記起我的名字。我的名字在你是怎樣可恨，怎樣的侮辱啊！』

文岑不動不響的站着，有一刻，我幾乎疑心他是走了心了。

『現在，把你的手槍帶回去吧！記着！你的手槍是要你去殺人，這世上儘有許多應該殺而殺不盡的，你却不要殺你自己。假如你沒有把子彈裝進去的勇氣，那末，在另一個女子身邊，你就很快把牠丟了罷！』

他拿回手槍，手顫慄着，紛亂的低語道：『唉，我怎麼樣呢……』又吞住了。

刻間的沈默又使我記起日間的人頭。眼前湧起了團團的血，又散開了，透出一個不完全的面目，又消滅了，又浮現了……最後現出的是文岑蒼白的臉，他握住我的手說道：

『我走了，今後我再不會來擾你了。』

這一次我目送着他，聽他遲滯的步音慢慢的下樓去了。
血淋淋的人頭又呈現出來了。

四月二十六日

早晨瑩搖醒我，說道：

『文岑自殺了！』

我從床上跳起來。

『什麼事?!……什麼時候?』

『昨晚……』

『已經死了?』

『到天亮才斷氣……』

瑩坐在椅上嘆氣，臉罩着禍遇的陰暗。

一閃眼間我彷彿看見文岑跪倒在我腳邊，哭着說：『沒有你，我便死……』

『一個人到了死時，好像過去什麼罪過都可以得諒解似的。』瑩的聲音又在我耳邊響着：『記得我曾怎樣氣恨過文岑，但現在，一想他已經死去，也不覺爲他惜然，似乎我們還對不住他一樣。』

『究竟他爲什麼自殺呢？』我問。

『我正不明白呢。據兆生說，他趕到時，子彈已擊傷他的腦壳，他吼喘着，掙持着說話，叫兆生替他找醫生，還能指出那一個醫生最好，他似乎還望活着一樣。但是，他爲什麼要自殺呢？到現在，沒有一個能說出這原因。以兆生的揣測說，文岑的死是出於一時的衝動，他是被他自己的手槍誤了。他死時不留一個字，你說奇怪不奇怪呢？』

瑩說後兩手蒙住臉。我想起沙甯裏面幼里的死。我在心裏說：『他的死是個

懷疑，像他的生也是個懷疑一樣。」

像什麼在逼迫我，我強拉瑩走出來；不管她說她一夜不合眼，四肢乏得快要瓦解了……途中遇見兆生，麗，菲，仲達。

『你們要看文岑去嗎？』兆生首先停腳問：『不用去，那透亂得不可開交，我們纔抽身出來。走罷，一齊到靖池畔去，我悶鬱得要死了！』

於是大家匯合了走了一陣，氣壓的如曳重載似的 偶然誰一嘆氣，其他的便會接連的唉嘆起來，像一種傳染病似的。麗鎖緊眉頭，顯出她過分的憂傷。瑩握緊我的手臂，同病人似的依扶着我。

『唉，人生！人生！人生就是這樣的嗎？』麗從一邊發出她淺薄的感慨。

『一死了就完了！』兆生接應着她說：『文岑的死是很可悲的，他是這樣年青，這樣聰明！我敢說。當他一刻刻的臨近着死時，他還是一刻刻的熱望着生，結果是死把他奪去了。他一定是不願意死的。』

『但是他爲什麼自殺了呢？』麗否認的詰駁。

『是的，他爲什麼自殺了呢？這恐怕在死者也是個疑問。他事前沒有準備，也沒有發見什麼預兆頭，更不爲什麼了不得的事；爲了蕙的離開他嗎？決不是。那末他一切都比我們幸福，他有什麼自殺的必要？我們與其說他的自殺是一種遊戲，不如說他是憑着一時衝動。到了他發覺子彈已經穿進他腦裏去時，他的衝動消失了，他立刻轉望着一線生機。你看，他還要我替他請薛醫生，一個願意自殺的人，難道還願意人家再把他救活來嗎？』

『這只是你的猜測，并不完全可靠，死者自有死者的隱衷。』麗說，又轉來向我：『華，聽說文岑死時呼你的名，你知道嗎？』

我漠然的：『唔，這樣嗎？』

『我敢說文岑是愛你的，你相信嗎？』

『相信！怎麼樣？』

『而你……』

『而我不愛他，你這樣說是不是？』

麗不答，只斜睨着瑩一笑，好像說：『你聽她說什麼！』

兆生從後邊搶着道：『不，不，文岑的死不能只限於愛情，我敢確信我猜測的不會錯！——』

仲達岔斷他道：『生死原是極神祕的，盲猜牠做什麼！誰能相信文岑是死了呢？他不是昨天才和我們在一起喝酒嗎？猜測人死就等於研究人生一般的沒有用處。我們活的人，只能從生感覺到死的悲悼，我們正好把我們的悲悼表明出來，做我們對死者的一種紀念。』

『是的，』麗叫起來：『我們要紀念他，失掉他我們是如何的傷悲，我們不能這樣沒有感覺的過去呵！』

我從一邊聽着他們，他們顯得如何的蠢呵！簡直都是些無意識的囁語！雖然

他們還極力地賭着各有的高明！

除了瑩是沈默以外，他們都在大談文岑宿昔的好處，這些好處一如今日才十分痛惜的被發覺似的。仲達提議在報紙上出一個追悼特刊，並且，自許要寫一篇「悼亡」的長詩；兆生負責寫死者小傳；麗沈吟一會，說要寫一篇散文……

她又關心的問我：——大約她是不見到我的眼睛是如何鄙蔑她罷——「你呢，葦，你預備寫些什麼呢？」

我猛想起沙甯送葬幼里時的那句話了，于是我說：

「死了個傻子吧！寫些什麼！」

他們驚呆了。

我却在這時抽開身，折回原路走了。

瑩從後面追上了我。她喘着氣問：

「你生氣做什麼？」

『我沒有生氣。』

『但是，你何苦說些傷人的俏皮話呢？』

『那是因為我蔑視他們。』

『但你也蔑視我，是不是？這樣是不好的，你要失掉了一切朋友，你要嘗到孤立的悲哀。』

我不回她。到了要分路時，我握握她的手說：

『再見吧，瑩。』

瑩發怔的站在路邊，直到我轉灣時，我還望見她站在那里。

四月二十九日

今天報紙載着××監獄發生獄變，逃脫獄犯二十三名，并當場擊斃看守長的消息。逃犯名錄上，李羣也是其中的一個。我幾乎不相信我自己的眼睛，不相信

我看的新聞是真的。我跳起來，我想叫喊，喊出這幾日來我心裏的困壓！我跑下樓去，看見房主婦時忍不住笑了，更忍不住把這段新聞讀給她聽，明知在她聽來是一節漠然不關痛癢的事。快樂有時真會叫人變傻喲！

在這時候，維竹來了，我跳過去抱住他狂吻。這可愛的孩子幾乎給我悶絕了氣。他手中的英文讀本脫落了，掙脫着說道：『怎麼了，碧葦姊？！』

今天的太陽是這樣明妍，光在地板上遊戲，滿窗的鳥聲，如叫出我內心伸擊着的快樂。

爲了李鞏，我再對自己這樣說道：在死神臨近前一刻鐘，我還不屈服，還不絕望，還要作最後僅有的掙扎！

五月一日

文岑自殺了，李鞏逃獄了，這兩人都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一個懷疑生，終於

往着死裏拋；一個和死決戰，殺出了生的血路。誰說這就是『命運』呢？

兆生說文岑是死於一時的衝動，我疑問着，他是不是這樣呢？或是爲別的理由？抑或是對我作另一種消極的復仇？但我總覺他的死是可笑的。

即使文岑從他墓地裏起來哀叫道：『我的死是爲你的。』我仍然要說，『你的死是多傻呵！』

我一點不替他惋惜。雖然留在我印象裏的他，生前死後是兩個，但他懷疑的生和自殺的死却是相等。打碎一件破的物體和打碎是一樣。

穿着青燕尾服黃色褲的人，爲實行自殺——自殺變成死的誇耀，死的時髦行爲，死也變成懷疑者幻美的理想。活的人在盤算着死：服毒，手槍，跳海……甚至盤算到死後別人將如何爲他驚動與惋惜。那末，爲了這，也將有人想在死上放一點奇特，而以爲冥冥中的莫大矜慰。……啐！這一些都是極可笑的。

文岑彷彿一個灰色的影，經過我的身邊，投入了朦朧的黑暗，消沒了，現出

一座墳墓，墓碑上刻着他的名字……我站起來，推開窗門，幻影消滅了。太陽光照進來。

五月五日

李羣從內地秘密地寄給我一封信。——

『我第二次從死裏逃出身來。這真是出乎我的望外，我救的不僅是我自身，還有許多我的同伴。當我們衝出重圍，在生與死最後決鬥之間，勝利是全靠在羣合鬥爭的力量。啊，我們復活了！』

『我在此勾留一宵，明早即起行北上，那里有重要的工作應要我去。在這時候，我熱望與你傾談而不可得，今後又不知什麼時候才得相見。』

『在這臨行的前夜，羣呀，我承認我是不快樂的。但我相信，繼後不斷的工
作又將捲我去，如一陣震撼的狂瀾，我又將重新以我的生命獻給我的信仰；這

生命，在兩日前，還是岌岌於死線上的。

『此間需要婦女的工作，來罷，葦，已經是你新的生命開始的時候了！但是我終於等不到你來就當走了，一切都在迫逼我，就是我自己也在迫逼自己，我不能再作一刻的延留。』

『別了，你等着再接我的信罷。』

把這信轉送給我的，照舊是前回那個女子，她名叫定英，（這回我再忘記問明她的名字了，）說着一口湖南腔。我親切的和她握手。這一握，彷彿傳了我們彼此的心情，使我們更覺接近似的。我們親熱的談着。好久以來，我不會痛快地發洩過我思想內部的秘密，此刻她恰給我個機會。當我談及李羣時，她很注意的瞧定我，並且笑着問道：

『你很愛他，是不是？』

『唉，是的。』

『李鞏也常對我談起你，在T縣時，他還拿你的信給我看過，現在我不是在做你們的義務郵差嗎？』

『你和李鞏常在一起罷？』

『現在當然是分開的時候多了。』她嘴邊笑暈更現了，『以前，我們是同居過的。』

我迎着她的注視，要是我不欺騙自己，我在這時，心裏的確有些擾動，但我立即鎮靜自己。

我問她：『你們同居多久了？』

『只兩個月。』

『一直到現在嗎？』

『不，現在我們又無條件的分離了。好像彼此都不曾愛過一樣。但有時得在一起，仍然是十分接近的。』

『那末——你們爲了什麼分離的呢？』

『爲了什麼？——我們不在一起時，我們便分離了。在這時候，我敢說他不
再愛別人嗎？你知道，他現在是愛你了。他把你的信給我，把他的又叫我代
轉，他還對我讚美你。在我，我既然不敢希望男子一定要矢心相從，也不想去佔
有那整個的心。你看，我生得不好看，我對於愛就沒有把握，我也不能專在這上
面空作理想，我只是時間地需要牠。』

我開始注意她了：赤褐色的臉，寬聳的肩，鼻上生滿黑壓子，眼細的小凹陷
進去。這的確是個不美的外形。但她有另一種可愛的熱力，就好像她潛伏在內部
的表現一樣。

一切就這樣決定了，我們約定趕明早七點鐘的早船往V地去。

五月六日晨五時

睡了一忽，醒來便不想睡去。

棹上的燈還亮着。房間裏比平日似乎寬綽多了。我把兩籐籠的書籍寄交房主婦，其餘雜累的傢具也都送給她。剩下的只有一隻破皮篋，這便是我的行裝的一切。

我背着燈光，想着。往事如縮短時間的斷片，迅速地翻過去了——這是過往的生命的舊曆，要在這起行的前夜終結，等到明朝，我便永遠的把牠遺了。

我激蕩在一個新的興奮裏面，好像我變更了什麼，什麼變更了我。我刻刻的知到，只瞬刻，破曉的雞聲一叫，我便離開了舊曆的昨夜，離開了昨夜的舊居，催促自己上道了。在那兒，我的身邊沒有文岑，沒有瑩，沒有蕙和菲，我將遠遠的失掉他們。失掉了，我不願再去憶到牠！

扭熄燈，一線薄光從窗口滲進來。

距離黎明已經不遠了。

我走到露台上去，橫竿上還掛着夜來的宿露，曉風微微地帶着冷意。東方泛起一片緋紅，這是日出之前的預兆。

雞聲已經各處叫應了。

在那邊，城市的曉霧還瀰濛未開，悄沈沈的如一座死城。電線在霧氣中縱橫着，正如交織在一片眼夢之中。

我的精神忽然又振奮起來：

——死城喇，以前我曾如何熱戀的向你奔來，現在，我又要從你離去，以後我得重來時，我要向你投一把火種！

我不歌吟過去，因為過去生命有病缺；也不歌吟現在，因為現在生命不能再有病缺。過去的雖然病缺，我不想去填補，像一些人用淚的懺悔去填補；我是乾脆地丟棄他，或是更冷酷地鋸斷他，像鋸斷一條爛骨的臭腳一樣。

我愛刀，愛火，愛熱與辣，這些是如何地激奮到我精神的頂點啊！我想拿這些加在那些肉嫩的人的身上，聽他們尖叫起來是什麼聲音？

這裏，我應該對我們廣汎的大眾表示我的慚愧，因為我現在說的，還是不龍為他們完全了解的話。

